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  
三

四二二  
2805  
15-3





門仁仁  
2605  
15-3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雅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九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僖公一

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周 惠王十八年，魯僖公八年，惠王崩，子襄王立。

鄭 文公十四年，魯僖公三年，文公卒，子穆公驪立。

齊 桓公二十七年，魯僖公十七年，桓公卒，寺人貂作亂，立無虧，僖十八年，殺無虧，孝公昭立，僖二十七年，孝公卒，弟昭公湣立。

宋 桓公二十三年，魯僖公九年，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僖十九年，盟于曹南。○宋襄公圖霸，僖二十一年，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僖二十二年，及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楚戰敗于泓，二十三年，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晉** 獻公十八年魯僖公九年獻公卒于奚齊立冬殺

奚齊卓子立僖十年弒卓子惠公夷吾立僖二十

三年惠公卒懷公圍立僖二十四年殺懷公文公

重耳立僖二十八八年使先軫將中軍敗楚人于城

濮合諸侯于踐土○晉文公主羈魯僖公三十二

年文公卒子襄公驪立僖三十三年敗秦于殽○

晉襄公繼霸是年敗狄于箕先軫卒先且居將中軍

**衛** 文公元年魯僖公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立僖

二十八年成公奔楚衛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

土衛成復歸殺叔武晉人執衛侯衛元咺

立公子瑕僖三十年殺瑕衛成公歸衛

**蔡** 穆侯十六年魯僖公十四

年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曹** 昭公三年魯僖公七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僖二

十八年晉文公執曹伯畀宋人是年曹伯歸曹

**滕**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

十九年宋執滕宣公

**陳** 宣公三十四年魯僖公十二年宣公卒子穆

公欵立僖二十八年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杞** 杜氏年表武公十一年入春秋至僖公二十三年

始載杞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而攷之史記自武

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立共九十六年而

無成公一代世本譙周索隱徐廣所說又云惠公

生成公桓公各有互異又如春秋所書隱四年伐

**莒** 詳見隱公元年魯僖公二

十六年傳見莒茲不公

**邾** 文公七年

**許** 穆公三十九年魯僖公四

年穆公卒于師僖公業立

**小邾** 魯莊公五年書邾黎來至魯僖公七年始書小

邾子始爵命也自邾黎來為小邾子天下無未

命諸侯矣



**楚** 成王十三年，魯僖公元年始書楚。僖四年，齊桓服楚，屈完。僖二十二年，楚敗宋于泓，皆子文為令尹時也。僖三十三年，子文使子王為令尹。僖三十八年，晉敗楚于城濮。

**秦** 穆公元年，魯僖公十五年，戰韓，始見經。僖二十四年，納晉文公。僖三十三年，晉襄公敗秦于殽，遂成秦、晉七十二年兵爭之始。

**吳** 詳見隱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經** 元年，**戊**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

**救** 邢，聶北，邢地，次于聶北。救邢者，按兵觀釁，以待事也。○聶音攝。○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夷儀，邢地，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文。○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事而再列三國，特筆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

**傳經元年**  
按曹伯欽定春秋作曹師為是，按數本多作曹伯者，然於例不合，必是傳寫之誤。孔疏云：此三國皆師多，而大夫將，故名氏不見並稱師。

**歸** 傳在閔二年，下書齊人殺之。書地者，明在外薨。○楚人伐鄭。荊始。○八月，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衣裳之會。六。○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鄆，魯地。○獲莒挈。生，死皆曰獲。○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公諱而於廟而書喪至也。

**傳** 元年春，不稱即位，不書公，公出，故也。成季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關。公出復入，僖公奔邾及入，不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關。公出復入，僖公奔邾及入，不

**書** 經皆諱之也。為尊者諱，親者諱。諱國惡，掩惡揚善，又存君親，故通有諱例。○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邢

**禮也** 為尊者親之禮也。○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邢

**禮也** 為尊者親之禮也。○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邢

**禮也** 為尊者親之禮也。○諸侯救邢，揔衆國之辭。邢人潰，邢

張洽因邢之欲遷而遷，以定之與前邾鄆鄧陽宿之逼遷強取者不同。家鉉翁先書次以譏其後，繼書救書城再叙三國以美其救。胡寧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於齊而桓公許之，然後以夫人喪禮往，逆之。其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陳深是時楚伐鄭，其勢方強，齊會諸侯，合謀救之，慎重而不輕舉也。家鉉翁繼書救書而書公敗邾師，責



魯之弄信而忘義也

穰穰凡徒執曰執

兵執曰獲諸侯戰

而死曰滅生曰獲

大夫生死皆曰獲

附見胡傳云夫人

不稱姓者殺于齊

不去氏者受于魯

傳元年

補注劉氏曰去年

八月閔公遭狄害

公自釋入為君不

應猶以出奔之故

不得行即位之禮

陳傅良諸侯救邢

經文已序則傳也

稱諸侯邢人潰傳

言經不書潰

唐順之以師徒控

愆而不敢私邢之

器用齊桓之軍令

震肅此可概見

趙訪盟于瑯經言

會傳言盟傳誤自

同盟于幽至此九

年齊侯合五國為

懼狄皆出奔師奔聶北師遂逐狄人諸侯之師具邢

器用而遷之具邢器用如歸衛祭服牛羊豕師無私

馬諸侯之師無所私取○夏邢遷于夷儀見經諸侯城之諸侯

儀而遷邢城救患也救患有狄患凡侯伯凡侯伯九救患

者板幹築也分災分災分穀帛以討罪脩文告以禮也此侯

禦外患禮○秋楚人伐鄭見經鄭即齊故也楚以鄭人即齊

盟于瑯瑯即榿也盟不謀救鄭也齊桓公合諸侯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見經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

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

○冬莒人來求賂莒以師來臨魯公子友敗諸鄆敗

獲莒子之第挈挈在師故敗莒師非卿也古者命卿

獲挈傳以非卿釋之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討慶

明挈在行非帥師也嘉獲之也父受魯之賂而又重

難定故嘉季友獲挈之功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

費嘉季友之功故賜以汶陽之○夫人氏之喪至自

齊見經君子以齊人殺哀姜也為已甚矣謂齊人為

女子從人者也女子有二從之義在大家

經二年癸亥春王正月城楚丘衛邑以魯辭書之不

以為天下之公義也觀木瓜瓜以美齊定中以○夏五

美衛則春秋書楚丘以善辭居然可知矣

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虞師晉師滅

下陽下陽魏邑○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

晉始見經

三傳平林卷九

三

日



友之功宜何如亦曰隆其爵秩耳已

穀梁公于友謂擊曰吾二人不

說士卒何罪屏左而相搏公于友

處下左右曰子孟勞者魯之寶也

也公于友因殺之

李應濟殺哀姜公穀劉氏胡氏皆以

為義獨左氏曰為已甚矣女子從人

者也是不察於春秋之公義也

穆文惠女子從人而人不能殺齊國

伐殺以正其淫亂弑君之罪所謂以

貫貫宋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冬十月不雨三年 ○楚人侵

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衛遭狄難君死國滅故傳言封衛

不書所會 不書所會後也 傳言諸侯既罷而魯後至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 荀息晉大夫請於晉獻公

日乘 ○屈與垂棘之璧 垂棘之地出美玉璧美玉也 假道於虞以

君入聲 與垂棘之璧 玉璧美玉也 假道於虞以

伐虢 虢晉伐虢道出於虞故公曰獻公謂荀息曰是吾寶也

言馬與玉是對曰荀息若得道於虞若得虞借我猶

外府也 府庫也言以璧馬與虞終必滅虞而公曰官

之奇存焉 獻公言官之奇在虞而沮吾計對曰官之奇之為人

義斷之者也何謂不可

傳經二年 季本先儒皆謂哀

姜嬴公之嫡母子無紕母之義得用

小君之禮竊意既得罪於夫宜絕於

宗庶以私禮葬可也

傳說彘篡戰國策魏謂趙王曰晉人

欲以虞而先伐虢荀息以馬與璧假

道於虞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

書之以罪虞公然則聖經罪虞之意

其說已著於當時矣

也 言官之奇平 懦 秉性而不能強 諫 不能強力以諫

又平 且少長於君 且官之奇自少長養於君 暱之 公

親近而狎暱 雖諫 雖使 將不聽 既親且狎 乃使荀息

之 暱音昵 雖諫 忠諫 必輕其言 冀為不道 辭曰

假道於虞 乃從其言使荀息奉曰 假道之 冀為不道

異國名先是冀嘗伐虞荀息以其 入自顛軫 顛軫虞

言說虞先言異國伐虞之不道 鄭音冥 冀之既

伐 軫音零 伐鄭三門 先是異伐虞至鄭攻 冀之既

病 言虞後報伐使 則亦唯君故 則亦虞強之故蓋盛

今虢為不道 今虢不以道伐晉 保於逆旅 逆旅客舍

道 敢請借行 以請罪于虢 請問虢國當 虞公許之 公



張洽齊桓謀楚先服此一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唯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傳二年補注遷國不賞言封蓋承用俗語故二傳有專封之說不書所會此殺梁離至不序之例左氏不達妄謂後期說者疑之且謂楚丘非衛邑

王元美據公羊傳獻公亦先有伐虞魏意故寢不能寢

荀息遂以假道之計進所謂逢君之欲者也李笠翁荀息揣官之奇與虞公洞照肝膈安得不傾其國而視如外府也呂東萊息以璧馬覆說如反掌世皆以為智以吾觀之驪姬申生之變近在肘腋而不能謀拙孰甚焉陳傅良傳言里克荀息見滅稱師他放此今案征伐不在大夫不得有二義侵伐入滅稱人亦不當異音說在屬辭

且請先伐虢且請先伐虢以求媚于晉宮之奇諫之

遂起師先往伐虢夏晉里克荀息

帥師會虞師伐虢晉使二子王滅下陽下陽虢邑也先書

賁服江黃也江黃楚與國也始來秋盟于

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始漏洩齊國師旅

晉卜偃曰虢必亡矣言虢國必有滅亡之禍亡下陽不懼下陽為晉

而不撫其民矣而不撫養其國之民人矣不可以五稔稔熟

而益其疾也而增益其疾病必易晉必輕易晉國

穀五熟謂五年言虢不稔熟冬楚人伐鄭伐本以伐興

鄭鄭伯欲成張本鄭音耽

會于陽穀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公子友如齊涖盟君

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前此適鄭文楚人伐鄭楚成

會于陽穀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公子友如齊涖盟君

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前此適鄭文楚人伐鄭楚成

會于陽穀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公子友如齊涖盟君

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前此適鄭文楚人伐鄭楚成

會于陽穀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公子友如齊涖盟君

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前此適鄭文楚人伐鄭楚成

會于陽穀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公子友如齊涖盟君

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前此適鄭文楚人伐鄭楚成

會于陽穀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公子友如齊涖盟君

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前此適鄭文楚人伐鄭楚成

會于陽穀陽穀齊地衣裳之會不在九合之數公子友如齊涖盟君

大夫如齊自僖之初年始前此適鄭文楚人伐鄭楚成



補注虞以天子上  
公封國序晉上公  
羊傳亦謂使虞首  
惡皆非

楊慎以桓伯之英  
識管仲之長才乃  
容一漏師之寺人  
而不能正法何也  
豈天將以是貽其  
亂人謀不能及耶  
按丹鈔總錄云寺  
人即侍人文選宦  
者傳論寺人掌女  
宮之戒寺音侍

王季重說之公固  
不係於敗戎也是  
時下陽既失即畫  
地而守之其能為

為災也於播種五稼○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為會

以謀伐○齊侯為陽穀之會為來尋盟公時不

楚之專侯自陽穀遣人冬公子友如齊泣盟友請齊受盟

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鄭文公欲孔叔不可孔

言不可曰齊方勤我齊方勤棄德不祥人有德而棄

與楚成○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蔡姬齊侯夫人也

舟于囿○蕩公蕩公之舟公懼桓公懼變色公顏禁之

禁止不可蔡姬齊侯歸之歸蔡姬未之絕也齊

蔡姬絕蔡人嫁之為明年侵蔡傳

經四年己丑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晉御哉  
魏禧按宣六年赤  
狐伐晉圍懷及邢  
邱晉侯欲伐之中  
行桓子曰使疾其  
民以盈其貫將可  
禮也意與此同  
僖經二年

高閔不雨入越月  
而不書旱何也凡  
書旱者雖有時而  
雨猶以不足為旱  
也若直不雨則早  
在其中矣連於首  
月書之見其為災  
之久而僖公以不  
雨為念也  
傳說彙纂徐始見

經而得書人始滅  
國而得書取是必  
楚

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遂伐楚以見齊

夏許男新臣卒即許叔也穆公卒僖公業立楚屈完來盟于師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秋及江人黃人伐

陳○八月公至自伐楚無葬許穆公○冬十有二

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傳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齊桓公

天子蔡自北杏與中國之會而棄我諸姬其心黨  
故齊帥諸侯伐楚而先事侵蔡潰蔡者先披楚之



未滅之辭

李箕公齊宋同盟  
已久猶未敢聲入  
之罪必江黃至而

後定詔出師江黃  
之盟會無非為伐

楚計也諸侯之師  
當其前江黃之師

擬其後楚將腹背  
受敵有不戰戰必

勝矣

傳說彙纂信友遺  
季友如齊則盟期

未定自不得日穀  
梁以不日為前定

者非也

陸淳啖子曰他國  
來魯盟者曰來盟

魯往他國盟者曰

也遂伐楚

以下皆

猶未至南海因齊居北

海而言之遂稱所迹

曰風言雖馬牛風逸北

亦不相及喻齊楚遠不

不虞度齊君之

侵涉楚地也

此下皆告齊

受王命征討

齊大公○

君處北海

齊居北海之

濱○處上聲

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管仲對

齊管仲對

楚行人

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

五侯九伯

楚成王使行人

與諸侯之師言

寡人處南海

楚

楚成王使行人

與諸侯之師言

寡人處南海

楚

楚成王使行人

與諸侯之師言

寡人處南海

楚成王使行人

與諸侯之師言

寡人處南海

楚

楚成王使行人

與諸侯之師言

寡人處南海

楚

楚成王使行人

與諸侯之師言

寡人處南海

楚成王使行人

與諸侯之師言

寡人處南海

楚

楚成王使行人

與諸侯之師言

寡人處南海

楚

楚成王使行人

與諸侯之師言

寡人處南海

莅盟皆為盟而往楚之境

故直以盟為文也

若因朝聘而盟者

則先書聘書如後

乃言盟

孫鑣齊侯與蔡姬

乘舟于圃更不重

著蔡姬字

王或釐十句共三

十一字而有七層

轉二摺二螺若激

若真蟻封盤馬本

事安頓四之字錯

落盡致一也蕩漾

可愛

北至于無棣

索隱曰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

為大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

其征伐所至之域也○愚按是時管仲相齊于文

相楚正是的對楚既以涉地何故為問則齊不應歷

言受封境界以自狹

爾貢包茅不入

以下皆責楚討

言以征討所至為正

爾貢包茅不入

罪之辭包暴束

王祭不

共備○共恭下同

無以縮酒

祭祀必束茅而灌

天子祭祀菁茅皆不

無以縮酒

祭祀必束茅而灌

楚不貢菁茅故無以

寡人是徵

徵亦問也言齊問

昭王

南征而不復

昭王周成王孫南巡狩

寡人是問

言齊

昭王巡狩

對曰

楚行人

貢之不入

昭王之

罪也

楚君其伏

敢不共給

豈敢不共給以

昭王之

不復

昭王巡守

君其問諸水濱

蓋昭王時漢非楚師

境故楚不服其罪

師

不復

昭王巡守

君其問諸水濱



適有是事或者假此為名欽出楚人不意左氏惟記所聞故未盡

傳經四年

與徵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也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眾方強若不持重而輕進則勝負未可知也故文于歷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為節制之師也孫復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榿二年會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左強盛蔡楚與國故先侵

楚不服罪次于陘楚語云先君蚡冒之所以服陘也陘必為楚之要地故齊以

進故復進師諸侯之師進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楚子使如陘之師觀強

而據之焉師退屈完請盟次于召陵齊侯陳諸

侯之師桓公陳列諸與屈完乘去聲而觀之齊侯

與屈完共齊侯曰豈不穀是為稱齊桓公言諸侯從

齊非為我也先君之好是繼乃是尋我先君之好蓋

○為去聲與不穀同好如何使汝楚君與對曰齊

同好○好與不穀同好如何使汝楚君與對曰齊

去聲下同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言齊加惠徼求楚國

侯寡君不以收拾寡君寡君之願也固我楚君齊侯

曰相公又謂以此眾戰以此諸侯之眾誰能禦之必戰

敵也以此攻城而用之以攻城何城不克堅城也

對曰屈完君若以德綏諸侯言齊若以德誰敢不服

誰敢不服齊君之德君若以力強制諸侯楚國方城以為城

山在南陽葉縣漢水以為池漢江之水界楚雖眾

南言可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漢江之水界楚雖眾

侯雖無所用之亦將無所屈完及諸侯盟於是屈完

千召陵陳轅濤塗謂申侯轅濤塗陳大夫曰師出

而退陳轅濤塗謂申侯轅濤塗陳大夫曰師出

於陳鄭之間言伐楚之師若取道國必甚病陳鄭二

有共給若出於東方若道出於觀兵於東夷觀兵於東

夷之屬循海而歸循海濱之地其可也其可也其可免二國

申侯曰善申侯以濤塗濤塗以告濤塗以告齊侯許

傳四年



陳傅良傳見伯主

徵師諸侯皆不書

以後倣此

委雅隆蔡當楚之

衝華夷之門戶也

齊欲攘楚而不得

蔡無以入其境然

蔡為楚所徧招之

必不肯至故假蔡

姬之故大合諸侯

出其不意以先侵

蔡而即伐楚以繼

之侵蔡者奇兵也

伐楚者正兵也此

桓公之善於用兵

也

按注言楚地實未

至南海之濱然對

齊處北海而言故

以其近稱南海

之許出申侯見申侯見齊桓公見音現曰師老矣言兵出久疲敝若出

於東方而遇敵若兵出於東懼不可用也恐不可用

若出於陳鄭之間若兵出於陳共其資糧扉屨當其

給其資財糧食草屨之類○共音共扉音翡其可也庶乎其可齊侯說

以申侯為忠故說與之虎牢即制邑蓋桓公還以執

轅濤塗以濤塗誤秋伐陳使魯及江討不忠也以濤

塗誤軍為不忠而討之○許穆公卒于師即許叔卒于葬之以

侯許本男爵今葬以禮也得賞功凡諸侯葬之以

于朝會死於朝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死王

事死於王加二等謂子男得於是而有以袞斂袞衣公

按風馬牛陳明卿加二等○袞古冬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

陳戴伯即公孫茲也齊復陳成陳人歸轅濤塗陳服

歸其大夫○錄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事在莊公二

上之以龜不吉龜卜筮之以著吉筮得公曰獻公從

筮獻公溺愛驪姬卜人曰掌卜之人筮短龜長物生

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不如從長

也象在先數在後故以先為長以後為短

象之長且其繇曰繇兆專之渝渝變也言獻公

改變其心攘公之瑜言專寵之變必將奪公之所美也瑜

音一薰一蕕薰香草譬申生之徒猶臭○猶音由十年尚猶有

臭言香臭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必不可必

錄全文各有所取



而已  
李笠翁楚僭王大  
惡也桓舍之不問  
而問其小者遠者  
何哉蓋楚之僭已  
非一旦必欲行天  
討以正之非滅其  
國不足申明大義  
而楚勢方強勝負  
有未可必者故僅  
以小事遠者為言  
庶楚之為難也易  
不盡力以抗我我  
之服楚也亦易不  
勞師而有功蓋桓  
獨籌之熟允伯者  
之用心者固如此  
孫鑛穆陵是極南  
地無棟是極北地  
蓋指征伐所得及  
之

可違弗聽獻公不聽人之言立之卒立驪姬生奚齊驪姬所生其

婦驪姬之生卓子驪姬所生及將立奚齊及獻公變驪姬

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里克也曰君夢齊姜詐謂獻公

必速祭之言齊姜見夢求太子祭于曲沃太子之

歸胙于公歸所祭之酒肉于公田適在田

獵獵姬寘諸宮六日驪姬以所獻胙肉公至公田獵

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故待公至加公祭之地謂公

酒食自外來不可地墳毒酒至地地為與犬又以其

大斃犬中與小臣又以酒肉與小臣亦斃亦中

死驪姬曰賊由太子詐言賊害寘毒太子奔新

城即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公以杜原款傅大或謂大

子或人謂大子辭子若有辭于公以君必辯焉獻公

其太子曰或人君非姬氏太子不肯自明居不安

居則不能食不飽食則不能我辭我若有辭姬必有

罪獻公幸察則君老矣年吾又不樂以吾之故

其樂蓋殺姬則居不安或人又子其行乎言既不

他國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其罪之有無

被此名也以出被此欲弑君父人誰納我誰肯容

納於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太子申生則自經姬遂

不反又與楚無與我

言

宮東萊伐楚之役

苟直指其不共職

貢而討之楚必知

罪乃求昭王不復

之事以大吾出師

之名抑不知膠舟

之禍年愈數百茫

昧不可考楚安肯

坐受其責乎此可

以來水濱之侮也

補注帝王世紀昭

王德衰南征濟于

漢人惡之以膠

船進中流膠液船

解王及祭公皆沒

于水中崩

穆文惠包茅不入

為罪甚細而昭王

不反又與楚無與

我

三傳平水卷九

三十一



齊人失問所以反為所屈若以楚之馮陵中夏僭稱王號責之必無辭矣至於以兵執魯楚尤為失策屈完之對齊當有愧色也真西山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願責以不必責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勞而功矣楊慎衆戰攻城終

左傳卷九

齊人失問所以反為所屈若以楚之馮陵中夏僭稱王號責之必無辭矣至於以兵執魯楚尤為失策屈完之對齊當有愧色也真西山齊不責楚之僭王而願責以不必責何哉蓋齊之內失德而外失義者多矣我以大惡責之彼必斥吾之惡以對豈不為諸侯羞故舍其所當責而及其不必責庶幾楚人不盡力以抗我而亦可以不勞而功矣楊慎衆戰攻城終

譖一公子驪姬遂譖諸重耳曰皆知之言二公子皆知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時二公子皆在絳故被譖皆奔歸其所居之邑

五年丙寅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譖書春從告

杞伯姬來歸寧朝其子無傳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朝禮故繫於母於公時子年十歲左右未能行而曰朝其子也

夏公孫茲如牟牟小國公及齊侯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衛地衣裳之會七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別盟諸侯不以世子與此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逃其盟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夷狄始滅中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

冬晉人執虞公晉獻公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月今之

一月一日冬至也自秋分日行南陸至冬至之日南極

公既視朔魯公既親告朔于廟謂之視遂登觀臺以望觀臺臺上架屋可以遠觀者也公

而書而書雲物以紀災祥禮也朔且冬至乃歷數之所始治國者因此可以明術數別陰陽叙

事訓民故善凡分至啓閉分春秋分也至夏至也

也必書雲物雲物氣色災變也為備故也素祭秋立

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晉獻公使以殺太子申生之罪來告

于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為重耳築蒲為夷吾築屈

事並在莊二十八年為去聲不慎不慎真薪焉真薪於土雜而夷

吾訴之夷吾訴其公使讓之獻公使人士蔿替首而

是伯者於威氣習宜反為完之所詆也  
邱維屏完雖有辭只說得自守語未敢與齊一語較勝負矣  
穆文熙執轅濤塗濤塗左桓公於東左乃所以為國而申侯費轅塗則小人媚人之術所以終為轅塗所費死不足恤矣  
邱維屏公曰從筮龜憑灼灼近自然數憑分分稍屬意為之以此為長短



凌稚隆中大夫二

五之徒也魯注以

為里克非

評苑有中立之語

則是成謀者里克

也見國語

經世鈔外傳云原

款教太子死玩此

太子奔新城而不

遠受死則死為原

教教之無疑

穆文熙申生被讒

既不敢辯又不能

去止有一死而已

獨不曰死而成親

之過猶有大不樂

者乎此所以為申

生之孝也

對而對使者曰臣聞之曰臣

無喪而感無喪禍而

憂必讐焉

寇讐必保

而守之

焉又何必謹慎

不敬之罪故

不敢不築

固讐之保

失忠與敬

詩云

子惟城

固其宗

何城如之

君其脩德

而固宗子

三年將尋師焉

驪姬欲殺二公子之謀已露焉用慎

無喪而感無喪禍而

憂必讐焉

寇讐必保

而守之

焉又何必謹慎

不敬之罪故

不敢不築

固讐之保

失忠與敬

詩云

子惟城

固其宗

何城如之

君其脩德

而固宗子

三年將尋師焉

驪姬欲殺二公子之謀已露焉用慎

姓謬

楊慎申生之死也

既不忍君以恨終

又不欲君惡聞於

列國及亦即頸猶

慮君老而不自辭

明之其愛父之心

倦二與死俱切矣

經世鈔謂申生如

此難而諸二公子

如此易所謂破竹

煙

退而賦曰

言貴者之多

江及又音蒙

公吾誰適從

難及驪姬之難

重耳曰

君父之命不校

我當反讐

踰垣而走

遂出奔翟

士為退而

狐裘在耳

言城不堅則為

公使寺人披伐蒲

君父之命不校

乃徇曰

踰垣而走

遂出奔翟

王太子鄭

會于首止

謀

以狐腋為裘貴者

之裘也

蒲屈大都耦國故獻

公與二公子鼎立為

言披以君父之命來

乃徇于蒲人

踰垣而

遂出奔翟

王太子鄭

會于首止

謀

正專平水卷九



鍾人傑來字絕句  
朝其子猶言其子

俞泉及諸侯以會  
殊會也殊會之義

有二會王世子尊  
之而不與抗也

會與抗之而不使  
其抗也

傳說彙纂首止之  
盟先儒皆與桓獨

意或遂以挾天子  
議桓者非也逃者

匹夫之事觀下文  
鄭伯不盟書逃則

經之與桓無疑  
程端學諸侯天子

所封又音虞同姓  
齊叛

虞固恩也然晉獻  
詭計執之惡不可

掩矣  
傳五年

張半菴士為黨築  
城時恐無此意因

公之讓巧辭以文  
罪耳然其言自深

中晉室之病  
孫鑣不築則已築

則必須堅豈有以  
築為不廢命而不

顧為不固讎者乎  
大是曲說

李應襄王子帶皆  
陳后子僖二十四

年傳曰不穀不德  
得罪於母弟之寵

子帶是也而周本  
與齊親睦皆弦姻也

皆弦之外親  
弦子恃之

四國  
弦子恃之

四國  
弦子恃之

四國  
弦子恃之

四國  
弦子恃之

寧周也謀定世子以附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友

已於召陵宣仲即濤塗事在故勸之城其賜邑四年

公以虎牢賜鄭申侯故濤塗曰美城之城虎牢而美大

塗勸申侯城其所賜之邑曰美城之設樓櫓之備大

名也可以存莫子孫不忘傳之子孫吾助子請我助

請於諸侯而為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乃為申侯請於

邑言申侯城其賜將以叛也將負固保險申侯由是

得罪鄭伯信濤塗之請故猜忌申侯秋諸侯盟

王使周公召鄭伯惠王恨齊桓會首止以定天子

曰吾撫女以從楚言我撫汝鄭以服輔之以晉使

喜於王命鄭文公以得而懼其不朝于齊也鄭文公

朝于齊故將自首止之孔叔止之孔叔

夫諫止鄭伯曰國君不可以輕言國君舉動不可以

輕則失親親黨援也輕易失親患必至若失黨援則

病而乞盟及至為齊所伐病所喪多矣鄭之所喪失

去聲君必悔之悔之無及弗聽鄭伯不聽逃其師

而歸君行師從時鄭文公已楚關穀於菟滅弦即

弦子奔黃經於是江黃道栢方睦於齊江黃道

皆弦姻也姻外親也四國弦子恃之四國

皆弦之外親四國弦子恃之四國

皆弦之外親四國弦子恃之四國

皆弦之外親四國弦子恃之四國

皆弦之外親四國弦子恃之四國

皆弦之外親四國弦子恃之四國



紀曰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

王元美秋諸侯盟

齊思憚楚其經營數年始得底績何

惠王乃復道鄭伯以叛之乎故知周

之不競非獨夷狄與諸侯也王自弱

之也

家鉉翁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

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為盡安

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

皆其而不事楚而不服又不設備又不設戰故亡故

於滅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晉獻公又借道官

之奇諫道不聽至是又諫曰虢言虢之虞之表也以

為表以虞為裏言虢亡虞必從之虢而亡晉不

可啓晉心無厭寇不可翫晉兵為寇一之謂甚言一

滅下陽已其可再乎其可再假諺所謂輔車相依俗

所謂頰輔與牙車相依唇若先亡則牙其

虞虢之謂也唇在表二國相須以生去不可公

曰虞公晉吾宗也言晉與吾為豈害我哉豈有害我

對曰宮之奇太伯虞仲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俱讓

於大王之昭也大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大王大伯不

從大伯大王長子當立不從是以不嗣是以不嗣虢仲

虢叔虢仲虢叔皆王季之子王季之穆也王季於周

穆故王季為文王卿士周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王

曰勲言有王藏於盟府王室書號之功將虢是滅言

號皆與晉同宗何愛於虞晉不愛虢而獨且虞且虞

能親於桓莊乎桓叔莊伯之子孫皆獻公之曾

於此二公其愛之也言晉若有愛桓莊之族何罪桓

二公之子孫以而以為戮莊二十五年晉獻公不唯

偏乎獻公所以盡殺桓莊之族不唯以其族親以寵

品字彙該所謂輔

車相依兩頰謂之

輔易成其輔頰舌

釋名頰或曰輔車

其骨弦可以輔持

其或謂牙車牙

所載也左傳言輔

車相依者乃頰輔

與牙盤骨也

按唇亡齒寒四字

又出哀八年或謂

韓子曰夫虞之有

虢也如車之有輔

輔依車車亦依輔



孫應整輔車唇齒之喻至矣不聽乃謂為同宗不害滅

○周大王 大伯吳 仲雍虞 季歷 文王昌

穆文熙桓桓桓莊有 二句足破其愚然 而虞公竟不信者 迷於利也利令人 昏信哉 彭家屏禮為入臣 為先

偏至親而以時猶尚害之獻公猶尚况以國乎况以

無一國之寵利晉豈公曰吾享祀豐潔我享祀神

盛精神必據我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惟德是輔

故周書曰舉蔡仲皇天無親言天大無惟德是輔惟

惟馨蓋以君之明又曰舉君黍稷非馨言感神明者非以明德

惟馨德為馨香又曰舉民不易物祭而神有享

惟德繫物惟其物而神不享言物一而用異

如是如書之則非德則君非民不和夫民神之

神所馮依鬼神之所馮附而將在德矣將在德

若晉取虞而取其國而明德以薦馨香而以明德薦其

神其吐之乎則虞之山川鬼神豈不享其祭弗聽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許晉使許晉使者假道宮之奇以其族行公

之禮三諫而不聽 則逃之官之奇屢 諫不納而挈族以 行可謂知所處矣 鍾伯敬晉獻公用 荀息之謀而擒虞 虞不用官之奇之 謀而亡國故荀息 振霸王之佐戰國 兼併之臣也若官 之奇則可謂忠臣 之謀也 經世鈔此時宜去 矣官之奇可謂忠 臣可謂智士 同上昔人謂傳中 有虞不臘及秦所 長語遂斷為秦以 後之書此却未確 緣後人只看秦紀 見言丙日之朔且也



耳安知庚長之官  
不設於秦初而周  
時列國亦有臘祭  
耶翫其詞首自是  
戰國以前文字

按丙之辰或作丙  
子之辰非是元繼  
校數本皆子字也

補注九月十月之  
交傳見三正通於  
民俗後見襄二十  
一年絳縣人丙子  
朔傳見赴告策書  
惟用周正與童謠  
異

同上號公天子三  
公京師朝廷所在  
不可言奔傳不知

此義  
劉敞左氏謂晉修  
虞祀且歸其職貢  
於王故書曰晉人  
執虞公非也晉虞  
同宗滅之大罪也  
雖其自欲文飭修  
祀歸貢不足以掩  
其大惡春秋曷為  
聽之耶  
林少穎不云滅而  
但云晉人執虞公  
者聖人不忍周衰  
諸侯再取其地故  
不斥言而微文以  
見意見晉人執不  
子三公不道之甚  
矣

左傳詩林卷九

之旂旂者軍之旌旒勝號故取其旂○旂司鶉之賁

賁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賁賁然見於南方○賁音奔

天策焯焯天策傳說星也時近

公其奔號公於此時奔逃而亡已上八句皆童謠言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晦朔交會之日夏十月周之十

二月丙子旦周十一月一日日日在尾是夜日月合

必是時也必以此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果以是

虢公醜奔京師醜虢公名皆師還晉師自館于虞假

大夫井伯執其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也送

且歸其職貢於王且歸

且言易也假道而因取虞不須于

故書曰故春秋晉人執虞公罪虞以虞貪璧

職貢於周室故春秋

而往代故歸亦假館遂襲虞掩虞之不滅之并滅執虞公及其

媵女以而脩虞祀而脩虞之且歸其職貢於王且歸

且言易也假道而因取虞不須于

故書曰故春秋晉人執虞公罪虞以虞貪璧

職貢於周室故春秋

而往代故歸亦假館遂襲虞掩虞之不滅之并滅執虞公及其

媵女以而脩虞祀而脩虞之且歸其職貢於王且歸

且言易也假道而因取虞不須于

故書曰故春秋晉人執虞公罪虞以虞貪璧

職貢於周室故春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九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梅谿 林堯叟唐翁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魯僖公二

僖經六年

經六年丁卯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圍新城然圍而不

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也○秋楚人圍許夷秋始

鄭志不在於為暴

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再京○冬公至自伐鄭無傳

張洽圍許之役蓋

傳六年○附錄春晉侯使賈華伐屈晉獻公使賈華伐

及其所必救以解

夷吾不能守夷吾非不欲校力不能盟而行乃與屈

而救許所以抑暴

而去不背已將奔狄夷吾將卻芮曰卻芮夷後出同走言

而救患此見桓公

吾後重耳出罪也嫌與重耳同謀不如之梁不如奔

之急於義也故書

奔而同走狄相隨是負罪也

遂以予之

往梁國

傳六年

凌稚隆夷吾以不



能守故而盟有如  
可守將遂與校乎  
重耳曰君父之命  
不投此文公所以  
霸也

趙匡楚本圖許以  
救鄭諸侯救許鄭  
圍以解楚師亦退  
許有河懼乃隨蔡  
侯為滅國之禮乎  
若爾許已從楚齊  
何故不伐許乎又  
云昔武王克殷微  
子啓如是亦可疑  
顧九疇許信不能

死又不能遁而作  
此狀何為乎後世  
劉禪陳叔寶亦此  
類耳

傳經七年  
趙鵬飛鄭不服則  
諸侯之心搖而首  
止之盟有所不固  
而楚人亦有以議  
我矣故急於服鄭  
增補合注申本國  
名而臣於楚故以  
國為氏侯名也稱  
國以殺君臣皆譏  
也  
傳說董墓寗母之  
會五國而陳鄭皆

梁近秦而幸焉梁國近秦而為秦之所親幸秦既乃

之梁夷吾然其計○夏諸侯伐鄭經書以其逃首止

之盟故也逃盟事圍新密實新密而經書鄭所以不

時城也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秋楚子圍許以救

鄭圍許以救鄭者諸侯救許齊輟伐鄭之乃還乃罷

歸攻其所必救也○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武城楚

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見現許男面縛銜璧僖

自縛其手於後唯見其面手大夫衰經君將受死故

從有喪者之服○士輿櫬櫬棺也使士輿棺而楚子

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楚子對曰逢伯昔武王克殷

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紂之庶兄武王親釋

其縛武王親解受其璧受其璧以為信而被之為之被祭除

弗焚其櫬焚其所禮而命之命之以禮而使復其所

使復安楚子從其言○夏小邾子來朝無傳小

經七年戊辰春齊人伐鄭無傳小

子自邾黎來為小邾子而天下無未命諸○鄭殺

其大夫申侯申侯鄭卿專利而不厭○秋七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母寗母之會

無傳同曹伯班卒子共公襄立公子友如齊無

○冬葬曹昭公無

左傳平水卷下



新被侵伐陳欲渝

盟而未敢渝姑勉

強以應鄭欲與盟

而未得與猶趨起

不前故君皆不行

而止遣世子也

汪克寬用盟寤母

而又使季友修聘

所以勤霸國之好

也十三年夏會鹹

冬季友復聘與此

同

傳七年

經世鈔既不下

八字說盡昭厲以

後之鄭

凌稚隆申侯本由

楚而仕鄭其於鄭

之從楚蓋必與有

謀焉以故鄭伯用

濤塗之諸遂暴其

罪以告齊此亦理

之宜有者若鄭伯

但濤塗諸之

故則申侯蓋嘗忠

於齊者鄭即駕言

以殺適以激齊之

怒爾何得為說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

叔言於曰諺有之

何憚於病

又不能弱

國危矣

公曰

姑少待我

何以待君

以說于齊

之諸也

初申侯申出也

六年伐鄭孔叔言於鄭伯

言諺俗之曰心則不競

此解何憚於病

此解何憚於病

鄭國被伐

告孔叔

且少待我所分

文公欲以申侯

而歸于申侯

且用陳轅濤塗

申侯蓋申女之

有寵於楚文王

與之璧

使行

而不厭

予取予求

不女疵瑕也

女必速行

女容焉

寵於厲公

子文聞其死也

曰知臣莫若君

弗可改也已

秋盟于甯

之從楚蓋必與有

謀焉以故鄭伯用

濤塗之諸遂暴其

罪以告齊此亦理

仕於楚而得

寵幸於文王

文王將死

莊十九年

汝專愛財利而

無厭足之心

予取予求

後之人

女必速行

必速去他國

無適小國

將不

女必速行

必速去他國

無適小國

將不

女必速行



典云多刻求也左傳求多於汝

臣東萊楚文之驥申侯也猶明皇之廢林甫也文子不知而追誦其明亦惑矣

邱維屏齊伯政經營俱在大體處管文則遠不及此孔子正誦之論所從出也

王元美子華蓋有感於二族故欲假齊力以去之此真葛藟之不若也

其不學道使家有二歸國有六廢之禍故孔子小之

艾千子桓仗義糾合乃欲乘利為子華奸人之聽終是伯者氣習使其時無神之諫相之行荒業怠當不在陽穀伐黃之日矣

孫執升霸佐如管仲百里奚皆近於聞道者故孔子稱仲孟子稱奚論古人如傳神於眾中隱察之則其人之

母齊合諸謀鄭故也以鄭未服故謀其事管仲言於齊侯管仲進言

於齊曰臣聞之言以臣既聞招攜以禮諸侯之攜離者惟有禮可以招徠之

懷遠以德遠方之叛服者惟懷遠可以懷服之德禮不易德禮持心無所改易

人不懷遠近之人無不懷附齊侯脩禮於諸侯齊桓公脩尊王之禮室安中國之禮

以待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蓋東周衰微貢賦

多闕故諸侯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鄭伯不肯親來使子華聽

命於會言於齊侯太子華言於齊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二

族皆鄭大實違君命實違齊君之命今言叛齊若君去之為

成若齊君去此三族以與鄭國為平○去上聲我以鄭為內臣我以鄭事齊如齊封

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既內屬不侵不叛齊亦無所不得其利齊侯將

許之桓公將許子華為去三族管仲曰管仲諫桓公曰君以禮與信屬諸

侯齊君自創伯以來以有禮與有信聯屬諸侯之國而以姦終之而終之以子華奸邪

之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之甚子父不奸之謂禮子父不相奸犯是謂

有禮音下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是謂有信○共音恭違此二

者違禮姦莫大焉姦邪之事莫大於此公曰桓公曰諸侯有討於

鄭言諸侯討鄭之罪未捷未勝今苟有釁今苟有子華謀叛之釁從之

從其言言不亦可乎不亦可以對曰管仲又答君若綏之以

德言齊君若以德而撫綏鄭國加之以訓辭加以教訓之辭而帥

諸侯以討鄭而帥諸侯之師鄭將覆亡之不暇鄭國社稷

將顛覆危亡自救覆福豈敢不懼豈敢不畏若搃其罪人

不得間暇覆福○覆福豈敢不懼懼於齊若搃其罪人



天得矣  
穆又熙仲言主於  
禮信謂會而列姦  
何以示後其言種  
二合道可以垂訓  
桓公納之宜其主  
盟哉  
孫應鰲伯者之畧  
固如此九合一匡  
非偶然者

以臨之撓將領也若將領其負罪之人以鄭有辭矣

鄭將反以大何懼何畏懼且夫合諸侯合諸侯以崇

有德也有德也會而列姦今會而用子華之姦於會何

以示後嗣何以示後夫諸侯之會重言諸侯其德刑

禮義親之以禮訓之以義無國不記諸侯之國記姦

之位位之奸人列在會位君盟替矣齊君之盟作而不

記齊君舉必書若使非盛德也亦足以虧君其勿詐君

勿許子鄭必受盟鄭必感德而夫子華且鄭既為大

子既為鄭文而求介於大國而求因齊以弱其國去

族而以鄭為齊封亦必不免亦必不免免於禍鄭有叔詹堵叔

內之臣是弱其國

師叔三良為政言鄭有三良臣輔其君以未可間也

未可乘其間隙以齊侯辭焉桓公從管仲之言子華

由是得罪於鄭子華由是得罪君父子華冬鄭伯請盟

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之故閏月惠王崩周惠

襄王惡大叔帶之難襄王即大子鄭也大叔帶襄王

及而卒懼不立懼不立懼不得不發喪祕不敢而告難于齊

使使告難于齊為八年

年盟洮傳難去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曹地兵車之會王人

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

故

附見齊不聽鄭子華言以鄭為內臣

傳經八年

穀梁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



也  
李廉春秋書乞六  
乞盟一乞師五得  
未得未可知也  
許翰晉恃強且遠  
不與齊合是以狄  
得侮之

夫人此致哀姜之主于廟也向曰夫人氏之喪而不言姜見絕於國之辭也今日致夫人而不言氏  
廟之辭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崩于襄王立實以前

傳八年春盟于泚

齊桓公會諸侯謀王室也謀王室之難也

鄭伯乞盟

鄭文公乞諸侯請服也請服于齊也 襄王定位盟泚

而後發喪

發惠王之喪 ○晉里克帥師師師也 梁

由靡御

為里克御戎 虢射為右為里克戎車之右 以敗

狄于采桑

未陳曰敗 梁由靡曰御謂 狄無恥狄不以

取從之

逐其必大克必大克捷 里克曰時為 懼之而

已

言敗其師使無速眾狄恐怨深而羣黨來報 虢射

曰

期年秋必至言一期年之後秋必來 示之弱

矣

不追其師是我先示之弱 ○夏狄伐晉文 報采桑

之役也

伐晉以報前年之役 復期月虢射期年 秋禘禘

而致哀姜焉

哀姜淫而見殺不薨於寢於大廟也 禮不應致故信公疑其禮歷

非禮也

異於常禮 凡夫人凡喪 不薨于寢

不殯于廟

不以殯 不赴于同不赴于同 不祔

于姑

卒哭不則弗致也言哀姜不應得致也 ○冬王

人來告喪

王人來告難故也為叔帶之難故 是以緩

父固請

茲父即宋襄公曰目夷長目夷即司馬子魚

曰目夷長

太子茲

太子茲

太子茲

或於撫從楚之言故進退無據以至於此舉動之不可不慎如此

趙與權晉與狄鄰故有疆場之警啟

生以居羣公子又為采桑之役內釁

頗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

人伐之晉之謂也

楊士勳左氏以未人為哀姜元年為

齊所殺何為今日乃致之公羊以為

齊之賤女先至魯公使立為大人則

僖公是作頌賢君



縱為齊所奪豈得

以勝妾為夫人乎

明知二傳非也

齊履謙禘之為祭

道祭祖所以自出

以其祖配之于致

夫人何與焉故特

書禘致以譏失禮

蓋不特為妾母也

王季重子魚可稱

延陵季子之節

僖經九年

季本史記謂襄王

使宰孔賜桓公彤

弓矢大路則命以

收伯之事得專征

伐矣春秋何以不

書蓋桓之專征伐

久矣豈待錫命哉

故略之

公羊婦人許嫁字

而笄之死則以成

人之禮治之

穀盜葵丘何以日

美之也

傳說彙纂經書甲

子於茂辰之後杜

注孔疏皆以為赴

○長且仁言子魚且有君其立之請桓公立公命子

魚公從大子之言子魚辭不敢當曰能以國讓子能

以宋仁孰大焉孰大於此臣不及也及大子且又

不順今立庶子不順禮遂走而退言畢遂走而退

經九年庚午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桓公卒子

立○御音悅○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于葵丘葵丘齊地在陳留縣東衣裳之會九

姬卒無傳已許嫁故以成人○九月戊辰諸侯盟于

葵丘相之會有三天子之事三於兆序王人於諸侯之

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甲子

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晉侯佹諸卒獻公卒于奚齊○冬晉里克殺其君之

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奚齊受

其君卓晉惠公夷吾立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蓋襄公在

諸侯于故曰子凡在喪葬日在喪王曰小童

小童者童童幼未之稱周康王在喪稱予一人鈞禮

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

之辭非諸夏所得書故經無其公侯曰子者繼父

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夏會于葵丘齊桓公會諸

位尊上連王者○夏會于葵丘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

下絕伯子鬼○夏會于葵丘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

年之且脩好且脩諸侯之禮也得方伯王使宰孔賜

齊侯胙襄王使宰孔賜齊桓祭餘之胙曰天子有事

不戒之為君也

杜證曰殺其君之

子猶曰晉君之子

爾雖立為君春秋



傳九年

補注葉氏曰案是時襄王初立以月計之惠王猶未葬不得有事於宗廟何賜胙之有且朕勝之禮以親兄弟之國或小白特賜亦疑在終喪之後而誤記于此

于文武

言天子有祀事于文武王武王

使孔賜伯舅胙

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

叔舅周公

自稱其名

齊侯將下拜

齊桓將下階而拜受天子之賜胙

孔曰

宰孔止

且有後命

賜胙之後且有別命

天子使孔曰

別命

以伯舅耆老

七十曰耆言齊侯耆老○耆音送

加勞賜一級

級等也

言加賜一等○級音急

無下拜

無下階拜賜

對曰

顏咫尺

言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咫尺之前八寸曰咫○咫之氏反

無下拜

而拜賜恐墮

小白余敢貪

天子之命

桓公自稱各小白我豈敢貪天子之寵命

無下拜

而拜賜恐墮

越于下

越于下

墮越顛墜也據天子在上故言墮墜于下

以遺天子

羞貪命顛越之羞取

敢不下拜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

宰孔先歸故別言盟諸侯于葵丘

曰凡我同

盟之人

凡我同盟之諸侯

既盟之後

自今日既

言歸于好

干和好

義取脩好故

宰孔先歸

宰孔既會先諸侯去

遇晉侯

晉獻曰

謂晉侯曰

可無會也

時晉侯來會葵丘故言可不往會

齊侯不務

德而勤遠略

言齊桓公不務脩德而勤勞於經畧遠方

故北伐山戎

在莊

南伐楚

西則否矣

西會既畢必無心經理西方

西為此會也

西會既畢必無心經理西方

東略之不知

在亂乎

在察也其察禍亂之萌微

君務靖亂

君先務安靖

無勤於行

有亂齊

君先務安靖

君務靖亂

君先務安靖

無勤於行

不能救

君先務安靖

君務靖亂

君先務安靖

無勤於行

晉侯乃還

不復會齊

九月晉獻公卒

歸至晉國而死

里克平鄭

欲納文公

里克平鄭皆晉大夫

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張萱秋齊侯盟左

左傳卷十

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左傳卷十

故以三公子之徒作



氏詳於他事至祖  
公五禁即不能盡  
見之行乃尊王之  
大法也顧寡二無  
述何與  
按傳記盟辭不舉  
孟子所述之五禁  
則二伯事關漏多  
矣

王元美立嫡以長  
正也獻公溺於嬖  
寵廢長立少荀息  
為國正卿君所倚  
信不能陳禮義以  
格君心之非而遽  
以死許之是其言  
玷於獻公未沒之  
前而不能救於已  
沒之後也

附見以荀息為有  
此重言之義可也  
為沫免斯言之玷  
亦可也蓋荀息踐  
言于終是他好處  
失言于始又是他  
不好處  
彭士望無益二字  
是千古趨避人可  
實  
朱熹便荀息早知  
一子之立國人不  
與而身辭託孤之  
寄以悟其君則是  
時有不必死矣既  
不能正諫於其始  
又為之任託孤之  
寄雖欲臨難苟免  
其可得乎  
滙參明知不濟明

亂故以申生重耳夷吾三公  
初獻公使荀息傳奚齊

是藐諸孤  
言奚齊幼賤與諸孤  
懸藐藐音賤又莫  
辱在大夫  
息使保護

其若之何  
其將何  
替首而對  
荀息稽首  
曰臣竭其  
股肱之力  
言臣當竭盡其力  
加之忠貞  
而加之忠貞  
則以死繼

其濟君之靈也  
獻公威靈之所及也  
不濟則以死繼

公家之利  
凡可以利國家者  
知無不為  
荀息知其事莫  
不盡心力而

無猜  
使死者生者兩皆無  
所猜疑  
○猜七才反  
貞也  
是謂守貞於已  
及里克將殺

奚齊  
及獻公卒里  
先告荀息  
先以其事  
曰三怨將作

何如  
子將何  
荀息曰  
克將死之  
將死之  
將伏節死義  
里克

曰無益也  
謂荀息又無益也  
補言難死無  
荀叔曰  
吾與先君

而愛身乎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能欲其  
雖無益也  
死

將焉辟之  
將何所避其禍焉  
且人之欲善  
且人  
我欲無貳  
誰不如我  
盡忠於奚齊  
我欲無貳  
冬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次  
次喪也  
書曰殺其君之子  
春秋不書  
弑其君



知無益遂作苦語  
非忠恕也

王季重荀息但知  
以死殉獻公不知  
托孤寄命不專在  
節亦貴有臨機應  
變之才

穆文昭荀息之立  
奚齊猶有君命既  
已見殺何又擅立  
卓子以大逆人情  
乎死不足惜矣

未葬也獻公未葬荀息將死之將踐言人曰衆謂荀不如

立卓子而輔之卓子驪姬之婦所生子也人以卓子亦獻公嬖婦之子故勸使立而輔之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荀息從其計立公十月里克殺

公子卓于朝既葬卓子臨朝故荀息死之踐言君子

曰詩所謂白圭之玷舉大雅抑詩言白尚可磨也尚

磨而斯言之玷有玷缺不可為也言此言之缺難荀

息有焉荀息有此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桓

聞里克作及高梁而還及晉地之高討晉亂也晉人

弒君令不及魯伐晉之令不及故不書故經附錄

卻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卻芮卻克祖父從夷吾出

求入晉國夷吾曰人實有國言晉國實為我何愛焉我

愛他人之土入而能民得其民心土於何有無土地

從之夷吾從齊隰明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明齊

公即夷吾秦利其賂故秦伯謂卻芮秦穆公因曰公

子誰恃問公子夷吾對曰卻芮對臣聞以臣亡人無

黨夷吾亡奔在外故有黨必有讐無黨則無讐此言

夷吾弱不好弄自幼弱時不好能闢不過有節制

長亦不改及既長成不改不識其他其它則不知也

公謂公孫枝秦穆公謂其大夫曰夷吾其定乎言夷

晉能定對曰公孫枝臣聞之以臣唯則定國惟有法則

其國平對曰枝答臣聞之所聞唯則定國可以安定

陳傅良凡納所宜  
納不書

張半菴齊桓伯主  
也於秦晉本末相  
通何即越險會秦  
而出師哉欲討晉  
亂而為置君豈不  
援立重耳之賢乃  
惟秦之聽以黨逆  
也此桓之不能久  
假而遽歸也

經世鈔卻芮語稱  
說惠公太過及以  
致秦人之議故知  
稱君父處亦須傍  
本分一邊正是彌  
謗全譽之法若鍾



儀之論共主得其道矣

穆文熙秦之君臣知衷吾不能定晉

而故納之徒幸其不能害已此豈得為而憐之公心誠鄙矣

經世鈔人之忘克在心却每於言上見得言亦不可不慎忘者本以求克而友不能克余嘗謂人事二好勝必不能取勝於人夫忌則不克謙尊而光言哉言乎忘者不能克人反為入利証而十思

按注害已秦伯自

指

王元美世為左師此後世承襲之意也他日魚氏之弱公室襄實貶之

僖經十年

張洽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

司馬光獻公溺於驕寵廢長立少苟息為正卿尹所去

倚信不能明自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歿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歿之

其國詩曰舉大雅不識不知言文王黜一已之私見闡行其自然順帝

之則帝天也順上文王之謂也文王乃能又曰又與抑詩

不僭不賊不為過差鮮不為則不為人之所法則者少矣無好無

惡不識知則無好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不僭賊則今

其言多忌克今夷吾之言多猜疑好難哉言能定其勝是僭賊而忌克也

公曰秦穆忌則多怨猜忌則為怨之所歸故多怨又焉能克多怨則適

足自害又安能是吾利也秦穆受晉之賂而納夷吾慮其還害已故以夷

吾不利○焉音烟錄宋襄公即位即天子以公子目夷為仁

目夷即子魚以子使為左師以聽政使為左師之官以聽宋國之政

於是宋治於是宋國大治故魚氏世為左師父字為氏故曰

魚氏其後子孫世為左師之官

經十年辛未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魯始屈於大國○朝齊之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王畿地蓋中國○晉里克弒其君

卓及其大夫荀息起也荀息從君於昏故稱名○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無傳北○晉殺其大夫里克里

親為三怨之主○秋七月○冬大雨雪無傳平地尺為大雪○雨

去聲如字又

傳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及覆無常故曰無

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在莊十九年又不能於狄即狄之後又與

狄人不狄人伐之子之國王不救王以其叛故滅

相能



後也左氏之志所故滅其蘇子奔衛蘇子國於溫○夏四月周公忌父

所封國蘇子奔衛蘇子國於溫○夏四月周公忌父

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隰朋九年會秦納晉惠公

晉侯以晉侯殺里克以說晉惠公殺里克以自將殺

里克惠公將殺公使謂之使入數其曰微子則不及

此微猶無也言非因子之力雖然雖然如此子弑二君謂

卓子齊與一大夫荀息為子君者則繼是而為不亦難

乎不亦難與對曰里克對不有廢也卓子之廢君何

以興則惠公將何以欲加之罪今君若欲其無辭乎

臣聞命矣臣聞君欲見伏劍而死伏劍

於是平鄭聘于秦平鄭里克黨且謝緩賂且謝秦

晉侯改葬共太子共大

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

大子忽如夢而遇大子使登僕狐突本為大子御而

告之大子告曰夷吾無禮夷吾為申生改葬加謚而

秦將祀余秦將祭對曰狐突答臣聞

神不歆非類凡祭祀必以其類非其族民

不祀非族神非其族類則民君祀無乃殄乎言秦晉

類則神不歆民且夷吾雖無禮而失刑

且民何罪晉國之民何罪君其圖之使大

五專平水

後也左氏之志所

所封國蘇子奔衛

王子黨會齊隰朋

晉侯以晉侯殺里

里克惠公將殺

此微猶無也言非

卓子齊與一大夫

以興則惠公將何

臣聞命矣臣聞君

於是平鄭聘于秦

晉侯改葬共太子

秋狐突適下國

大子忽如夢而遇

告之大子告曰夷

秦將祀余秦將祭

神不歆非類凡祭

不祀非族神非其

類則神不歆民且

且民何罪晉國之

君其圖之使大

故滅其蘇子國於溫

蘇子奔衛蘇子國於溫

隰朋九年會秦納晉惠公

晉惠公殺里克以自

使入數其罪而謂之

荀息為子君者則繼是而為

里克對不有廢也卓子之廢

今君若欲加我以罪其無辭乎

臣聞君欲見伏劍而死伏劍

平鄭里克黨且謝秦

共大太子

曲沃新城

狐突本為大子御而

夷吾為申生改葬加謚而

秦將祭狐突答臣聞

凡祭祀必以其類非其族

神非其族類則民

且夷吾雖無禮而

晉國之民何罪

使大

蘇子國於溫

蘇子國於溫

晉惠公殺里克以自

使入數其罪而謂之

荀息為子君者則繼是而為

里克對不有廢也卓子之廢

今君若欲加我以罪其無辭乎

臣聞君欲見伏劍而死伏劍

平鄭里克黨且謝秦

共大太子

曲沃新城

狐突本為大子御而

夷吾為申生改葬加謚而

秦將祭狐突答臣聞

凡祭祀必以其類非其族

神非其族類則民

且夷吾雖無禮而

晉國之民何罪

使大



而卒取弒逆之名  
後惜哉

揚慎人之負怨於

陽明之界而取償

於幽慎之府者必

其平生有甚不安

觀擅弓所記申生

受賜而死既以死

為安矣何為又有

狐突之告耶且死

生一道太子豈有

孝於生而為厲於

死者哉果爾萬世

而下又安得以共

稱也此道理所必

無不足信

詞寧若惠公以殺

奚齊及卓罪克克

必再拜而死不復

有言矣乃曰又將

圖我是殺之不以

其罪也

穆文惡夷吾忌克

背德自宜取敗豈

因申生之請而後

天罰之乎且帝果

圖謀 君曰即申諾諾孤突 吾將復請我將復請命于上帝○復浮去

七日與狐突為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即曲

見大子之象 及期而往及七日之期 告之大子馮巫

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言再得請于帝許 敝於韓韓晉

敗惠公於韓故言罰有罪蓋不復以○平鄭之如秦

也在今言於秦伯 平鄭進言曰呂甥卻稱○稱去聲

冀芮實為不從二子晉大夫實為不 若重問以召之

若秦重聘問之 臣出晉君臣逐惠公 君納重耳使秦

幣以召三子 且召三子且召呂 卻芮曰

冀芮實為不從從秦命蓋不與秦賂 若重問以召之

公重 蔑不濟矣無有不 附錄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秦

公用平鄭之計使大夫冷 且召三子且召呂 卻芮曰

至報平鄭之聘○冷音零 且召三子且召呂 卻芮曰

卻芮覺其 幣重而言其 重言冷至之聘幣既 誘我也是

以計 遂殺平鄭祁舉二子皆 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

故有七輿 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驪欒纁虎特宮

山祁七子七輿大夫各行音枕下同 皆里平之黨也

所殺皆里克 平豹奔秦豹平鄭之子 言於秦伯平豹

平鄭之黨也 秦穆 曰晉侯背大主而息小怨言晉惠公背秦穆公

秦穆 曰晉侯背大主而息小怨言晉惠公背秦穆公

忌里平之小怨而多 民弗與也以若所為故不 伐之

殺不辜○背音佩 民弗與也以若所為故不 伐之

必出秦若伐晉無民 公曰穆公 失眾焉能殺謂惠公

誰戰故必出奔 公曰穆公 失眾焉能殺謂惠公

安能殺里平 違禍誰能出君謂平豹既避禍在

之黨○馬音烟 違禍誰能出君謂平豹既避禍在

王專平木

史例也 王荆石秦伯可謂

者自祈舉以下不 書他倣此今案此

殺也宜矣 陳傳良傳見殺賤

為無罪若不鄭之 計誘三子欲以謀

人自啟釁端其取 殺也宜矣 陳傳良傳見殺賤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傳經十一年

王熊卻芮皆惠不與秦略註誤晉君懷復私怨替其濫殺其罪亦安可強胡氏謂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得之家鉉翁齊桓始霸以哀姜為戮於是齊襄衛宣汚淙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乃與僖姜為陽穀與下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僖公三

經十有一年**壬申**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以私怨謀亂國書名

罪之書○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無傳齊侯之志

○秋八月大雩無傳過時故書○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釋去年殺平鄭經書在令

○附錄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召武公

○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晉侯晉惠公也諸侯即受玉

○天子賜之命圭為瑞○召音邵過平聲下同

○僖公受瑞過歸命歸周告玉襄王曰晉侯其無

王傳平林卷十一

八一

與田元繼句讀



倉伯業其衰矣

趙鵬飛雲有二月

今仲夏大電帝用

盛樂時祭也周禮

司巫國有大旱則

師巫舞雩旱祭也

傳十一年

高閼不鄭父者里

克之黨也惠公以

私意殺里克故其

黨皆懼謀乃重耳

是懷貳心以事君

也鄭之死雖可復

亦可罪也

按周語云晉侯夢

玉卑拜不稽首

鍾伯敬天下勢而齊

已矣黃當桓伯稍

衰而不歸楚貢是

自速其禍也

傳經十二年

趙鵬飛冬伐而夏

始滅黃守以待救

也三時而齊救不

至黃尚何以存之

桓之伯業於是乎

不克終矣

傳十二年

後乎言惠公必王賜之命天王賜而惰於受瑞受瑞而有

先自棄也先自棄其其何繼之存豈有可禮

國之幹也國恃禮而立猶敬禮之與也敬禮之與也

不敬則禮不行不敬是無與也故上禮不行禮不行

則上下昏無禮是無幹也故上何以長世何以長世

惠公不附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揚拒

終張本錄夏揚拒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揚拒

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入王城

間者同伐周之京師拒俱字及入王城入襄王所

焚東門既入王城而焚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

因以秦晉伐戎以救周秦穆公晉惠公秋晉侯平戎

于玉晉惠公為周與戎講和言黃人不歸楚貢黃

冬楚人伐黃齊討其從

經十有二年癸酉春王二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不

失夏楚人滅黃書伐書滅病桓公也以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卒子

傳十二年附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邾楚丘衛國所

懼狄難也知狄將侵衛故先完其城郭以備之

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黃從桓公之會盟見諸侯

不共楚職黃人恃齊不共楚曰自郢及我九百里郢

所都言楚自郢及黃其焉能害我安能貽害於我夏

道路之遠凡九百里焉能害我安能貽害於我夏

楚滅黃以見人之不附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周

錄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周

傳十二年

趙鵬飛冬伐而夏

始滅黃守以待救

也三時而齊救不

三傳平水卷十一



殺君子閔之如獲王以子帶前年召秋王子帶奔齊子帶負罪○附冬  
左氏明年冬使管仲平戎於王史記  
管仲卒在僖十五年  
年是以時仲尚在  
也毋寧不為黃計  
而坐視其滅以廢  
伯業哉說者謂穀  
梁之言為信  
葉臺山是時管仲  
尚在何寂無一言  
於桓而坐視黃之  
滅耶豈其言之而  
不聽耶噫伯之不  
能久也如是

左傳言本卷十一

秋王子帶奔齊子帶負罪○附冬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前年戎伐周故使使隰朋

平戎于晉前年晉救周伐戎故王以上卿之禮饗管

仲管仲下卿王為加禮設享管仲辭管仲辭不敢當曰臣賤

有司也謙言臣賤職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大國二

節春秋若春秋來承王命國高一子來聘于周何以

禮焉言臣既受上卿之禮陪臣敢辭諸侯之臣稱於

辭上王曰襄王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勳王功曰勳

汝尊獎王室之功勳應乃懿德報應汝懿德謂督不忘謂汝功德

附見位本來舊位  
職當時推事  
忘往踐乃職其往受享居汝之職不言位而言職者

無逆朕命無違逆我之命令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管子即夷吾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

言管仲知禮如此於禮宜得世祀讓不忘其上國高之位在上而詩

曰舉大雅愷悌君子愷樂也悌易也神所勞矣宜為

之所勞來故世祀也勞去聲

僖經十三年  
趙鵬飛前年秋滅  
溫溫子奔衛今秋  
侵衛以衛納溫子  
也伯主豈容安視  
而不討乎楚滅黃  
畏其大而不敢狄  
滅溫以其小而不  
恤大者吾畏之小

宣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鹹鹹地○兵車之會○秋九月大雩無傳○冬

公子友如齊無傳



者吾忽之則諸侯安用夫伯主也

傳十三年

凌稚隆子帶以戎

伐周逆莫大焉桓

公身不能容子糾

而願欲為王容子

帶則以受其奔為

此姑息爾霸主寧

若是哉仲孫湫號

多智能測王怒十

年何以不能測子

帶之惡終不悛耶

經世鈔必言子帶

何耶

按趙鵬飛主謀犯

家鉉翁主謀王室

陳傅良外饑不書

今案外饑不告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仲孫湫齊大夫聘周歸時事也

且言王子帶前年子帶奔齊今事畢致聘不與王言

不以復子帶言于王欲復之歸復命於桓公曰未可言未可事畢王

怒未怠襄王之怒子其十年乎十者數之盈也故子

復易曰女子貞不字十者盈數也不十年不及王弗召也王弗

帶之罪而○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淮夷

也以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王室亦有戎難故謀

為我難故我自前年病周其患至諸侯戍周諸侯各

為周齊使仲孫湫致諸○附冬晉荐

齊仲孫湫致之齊使仲孫湫致諸使乞糶于秦晉使使者告秦伯

饑晉國連年麥禾皆使乞糶于秦晉使使者告秦伯

謂子桑即公與諸乎秦穆公問子桑對曰子桑重施

而報言秦重施惠於晉而晉君將何求言不損重施

而不報厚施惠而其民必攜攜離也其民不直其攜

而討焉民有離心而無眾必敗民離是無眾也謂百

里百里即與諸乎穆公又問百里對曰百里奚天災

流行言饑饉乃天降之災國家代有有國家者更救

災恤鄰救饑荒之政道也此天地之行道有福順理

則天降之福平鄭之子豹在秦十年平請伐晉請乘晉饑

其父秦伯曰穆公答其君是惡言晉惠公是

罪晉之民何罪而秦於是乎輸粟于晉於是穆公從

受饑亂之慘秦於是乎輸粟于晉子桑百里之

者氣象

同上其君是惡其

民何罪二語有王

經世鈔行道有福

數語是王佐規模

朱熹案百里奚之

言質實渾厚無較

詐利害之心真賢



陳傳良汎舟之役  
為十五年韓之戰

起  
傳經十四年

劉敞諸侯何以不  
序不足序也其不  
足序奈何桓德衰  
矣

傳說彙纂公羊謂  
沙鹿崩為天正記

異胡傳於成五年  
梁山崩用公羊之  
說而此獨用左氏  
以為晉咎豈以梁  
山大故應在天上  
沙鹿小故應在  
國耶要之災異之  
興天子諸侯當各

引為已咎有天子  
者以為天下之異

可也有一國者以  
為一國之異可也  
故兼用二說

傳十四年

補注傳見季姬歸  
鄭來寧皆不書學  
者不知筆削之旨  
更以傳為妄

李笠翁據左氏則  
季姬蓋已嫁矣然  
經不係國是猶魯  
女也豈得來寧且  
既怒而止之不使  
還鄭又何由得  
于防蓋此時雖許  
嫁而猶未歸於鄭  
故先遇之而使來  
請已則以禧公弱

言運粟以自雍及絳相繼自秦所都之雍地及晉所  
救晉饑都之絳地運粟相繼不絕  
云○雍命之曰而為之名曰汎舟之後自秦渭水汎舟運入  
及劍

十有四年乙亥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不序諸

但曰諸侯者不係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係之君之辭也○夏六月季姬及鄆

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姬魯女為鄆子夫人○秋

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在晉地災害係○秋侵

鄭無傳○冬蔡侯胙卒穆侯卒于莊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淮夷病杞故城

不書其人不書所城有關也關謂器用不具城池未

○鄆季姬來寧魯女嫁鄆者來歸公怒傳公因季姬

止之止季姬不以鄆子之不朝也以鄆子不朝于魯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季姬自與鄆子會遇而使來

還鄆更嫁之文也明公○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見經

晉卜偃晉卜偃見沙期年將有大咎言暮年之間晉國

音幾亡國國主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期

秦饑秦國五穀使乞糴于晉秦使人請糴晉人弗與

慶鄭曰晉大夫背施無親背秦之施是為

幸災不仁幸秦之災貪愛不祥貪愛已物不

怒鄰不義背施幸災貪愛以四德皆失四親仁祥義



愛不能防關其女  
耳如左氏傳經何  
以不書來寧而終  
於明年再書歸鄆  
耶恐亦失實晉拒  
秦羅

穆文熙說射皮毛  
之喻足以亂聽曾  
不思怨不可積惡  
不可長而得失猶  
可相償乎惠公不  
察而遂聽之君臣  
俱失宜其有秦禍  
也  
經世鈔謔云外甥  
似舅信哉  
同上下冠字可  
謂全無人理  
王元美秦不憾晉

地約之背而有汎秦  
舟之役緣誠賢有羅  
也然亦百里奚為  
佐耳彼魏射者寧  
無敗晉哉  
信經十有五年  
注克寬杜預謂諸  
侯五年再相朝禮  
也何休謂合古五  
年一朝義皆非是  
周制諸侯之邦交  
但曰世相朝安得  
以五年為合禮乎  
孫復言次言救者  
惡諸侯緩於救患  
也諸侯既救徐  
而遣大夫往此緩  
於救患可知也  
卓爾康季姬見止  
於魯為鄆子不朝

皆失何以守國何以守其國家號射曰號射晉惠公

皮之不存皮禽獸之皮毛將安傅毛禽獸之毛毛依

則毛將安所附也蓋惠公入國之初許賂秦五城歸

而背之故號射以皮喻所許之秦城以毛喻羅言不

與秦城為怨已深今雖與羅猶無慶鄭曰棄信棄許

皮而施毛無所附也傳音休患孰恤之如此所為脫有無信患

信背鄰羅之施患孰恤之患難孰復恤之無信患

作無小大之信失援必斃失內外之援是則然矣此

則禍患必作則必至斃是則然矣皆

事理之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言秦怨已深雖與而厚於

必適足以資寇糧不如勿與與秦羅慶鄭曰背施幸

而而使秦富厚不如勿與與秦羅慶鄭曰背施幸

災背秦之施民所棄也雖吾民亦不直近猶雙之言

若所為雖近况怨敵乎况素有不深弗聽惠公不從慶

事猶為讐敵况怨敵乎况素有不深弗聽惠公不從慶

經十有五年丙子春王正月公如齊再相朝禮也

楚人伐徐楚至伐徐伯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名闕

遂次于匡匡衛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

八月螽無傳九月公至自會無傳桓公之會不至

季姬歸于鄆此者以明中絕已卯晦震夷伯

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也震者雷冬宋人

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十有一月壬



故爾鄆子既來朝歸而以季姬歸鄆明復以季姬歸鄆明前此非遂絕鄆而離昏也

高士奇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亦同按晦非暝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成十六年甲午晦是也

劉敞獲者獲得之大凡君死其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此所以異君臣之辭也

傳十五年戴溪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

于杜立謀救徐也善視之次于匡畏楚而不屬音燭

敢救也使大夫往救也姑為救徐之名故徐即為楚所滅

張半菴屬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楚卒以敗徐于婁林則屬非楚之所急此不得已之下策也

經世鈔足見穆姬之賢

孫鑛音閉之羅對上句作偶詩妙至燕名位公器而

戊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晉地○秦始見經此晉秦兵端之始是

故晉秦兵交始於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見經徐即諸夏故也徐自二

以披楚黨威公服楚徐與有功焉三月盟于牡丘齊桓公合諸侯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葵丘盟在九年且救徐也且救徐有楚患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穆伯即公孫敖慶父之子諸侯皆遣大夫掌兵救徐諸侯次於匡

以待之次于匡以待大夫之救齊之急荒可知矣○夏五月日有食之不

書朔與日不書其日朔官失之也日官失也志慢也秋伐厲伐楚與國

以救徐也大夫救徐楚師不退故一師伐厲以救徐○錄晉侯之入也晉惠

公入國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姊以晉獻公次妃日賈君者託於惠公使

且日且與惠公約日盡納群公子盡納羣公子之逃者在在外者蓋

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日驪晉侯烝於賈君晉惠公上姬之亂諶無畜羣公子驪於賈君

此申生所謂無禮也又不納群公子武獻之族又不肯納是以穆姬怨之

穆姬怨惠公之背約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

既而皆背之既入國而殺里平等賂秦伯以河外列

城五許賂秦穆公以河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公之封略為界晉

滅虢故其南及華山南及華山以弘農華陰縣西南為界內及解梁城

地屬晉內及解梁城以河東既而不與既入國而不與秦城

解縣為界○解蟹見十年使平鄭謝後

賂晉饑秦輸之粟事在十秦饑晉閉之糴事在十故

秦伯伐晉故秦穆公徒父筮之徒父秦之掌龜上者上人而用筮不

五事平木卷十一



欲因亂入土地守能通三易之占故據吉曰得涉河侯車敗言是卦主  
 世而詐賂人本既其所見雜占而言之吉卦涉河侯車敗秦伯之軍  
 不正矣出因其資涉河而晉詰之秦伯不解其對曰對曰上徒父乃大吉也  
 入因其寵饑食其侯敗也詰之肯故詰問之對曰對曰上徒父乃大吉也  
 粟而一旦信之非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必獲晉君三敗晉師其卦遇蠱巽上  
 惟秦之缺望雖晉之辭也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必獲晉君三敗晉師其卦遇蠱巽上  
 人固不值惠公矣蠱不曰千乘三去曰千乘三去日以下連三句皆十筮之繇  
 然則召秦師者惠變去聲去上聲三去之餘敗晉師三獲其雄狐獲其狐夫  
 公也

孫鑣去與驅同

楊慎公前懷慶鄭  
 諫至是兵事倥傯  
 無惑其言之不遜  
 也乃卜其吉而猶  
 怒之不使豈非取  
 敗之道哉

去聲去上聲 三去之餘 敗晉師三 獲其雄狐 獲其狐 夫  
 又如字下同 狐蠱 夫占書蠱卦 必其君也 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  
 蠱之貞 內卦風也 其悔也 山也 良為山 歲  
 云秋矣 周九月夏之 我落其實 為風在內象秦占時  
 屬秋風吹落山木之實 而取其材 材為我所取 所  
 以克也 內卦克外卦 實落材亡 秋風所彫實落材亡  
 故知秦必克

不敗何待 外卦弱甚故 三敗及韓 晉侯軍二壞秦 晉  
 侯謂慶鄭 晉惠公見秦勢 曰寇深矣 言秦之為 若之

何 將何策 對曰 慶鄭 君實深之 言晉君秉信幸災所  
 以禦之 答 慶鄭 君實深之 以召秦而深其寇

可若何 言不可也 公曰不孫 惠公謂其應答 上右 惠公  
 如言不可也 公曰不孫 不遜 孫音遜 上右 惠公

戎慶鄭吉 上慶鄭 弗使 惡其不遜不使為車 步揚御  
 得吉兆 弗使 惡其不遜不使為車 步揚御

戎 步揚御 家僕徒為右 為惠公 乘小駟 小駟  
 為步揚御 家僕徒為右 為惠公 乘小駟 小駟

惠公以為乘馬 鄭人也 鄭國之 慶鄭曰古者大事 國  
 乘如字下同 鄭人也 鄭國之 慶鄭曰古者大事 國

大事在祀與戎 故 必乘其產 其所乘馬必用 生其水  
 古人在祀與戎 故 必乘其產 其所乘馬必用 生其水

土 生於其國 而知其人心 水土既同則與其 安其教  
 之生於其國 而知其人心 水土既同則與其 安其教

訓 安其國人 而服習其道 生長其地 故於其 唯所納  
 之安其國人 而服習其道 生長其地 故於其 唯所納

王元美戎馬二事  
 原並重故乘異產  
 者必不能善其進  
 退周旋



評苑必將變易人  
意而不如人所使  
經世鈔人欲東而  
馬反西也  
鍾伯敬微于論馬  
奇與似內經  
孫鑣馬不宜只將  
與人易句已足何  
須說到此然語却  
工

之惟所用之無不如志無不志如今乘異產今乘異國  
馳驅進退戰鬪之事及懼而變及臨戎畏懼將與人  
易將與人易心亂氣狡憤馬之亂氣狡憤陰血周作馬  
陰血周遍謂陰血隨亂氣張大於脉理之  
動作於內張脉憤興外疆中乾外雖有強形而內進退不可進不可退周  
旋不能不能與敵君必悔之君至此時弗聽不從慶  
九月應歲云秋晉侯逆秦師惠公迎秦使韓簡視師  
使晉大夫韓簡復命於師少於我言秦師闕士  
倍我士有闕志公曰何故惠公問韓簡秦對曰出因  
其資韓簡答言惠公出奔梁以梁近入用其寵惠公

謝文遊造就人才  
訓諫士卒皆可自  
此悟去數語形容  
假勇最盡

所納是籍秦秦饑食其粟晉饑秦輸之粟是三施而無  
報秦有二施而晉是以來也是以秦今又擊之今不  
求和而我師不直其秦奮秦師怒晉無倍猶  
未也以此觀之秦之公曰一夫不可狃惠公言匹夫  
况國乎况晉與秦為敵國遂使請戰遂使韓簡往曰  
寡人不佞惠公言不能能合其眾能合其眾而不能  
離也不能散其眾君若不還秦君若不還無所逃命則晉  
戰鬪之命秦伯使公孫枝對秦對晉使者曰君之未  
入言惠公未寡人懼之我秦君以君人而未定列惠  
已入晉而未猶吾憂也君為我秦苟列定矣苟位定  
定諸侯之位君之憂



令之妙如此

按經世鈔本還字句絕

鍾伯敬戎馬濘而止此正外強中乾而進退周旋之俱失也

潛確類書晉戎馬還濘而止自注云謂遇泥濘盤旋而不進也

穆文熙慶鄭在君父之前當危逼之際出言若此取死何尤況又誤人以失秦伯反獲晉侯則罪益大矣

經世鈔大抵鄭亦喜有為肯出頭之人若用為右即死若矣然已難一時憤言而去猶呼韓簡救公此人畢竟可惜同上公濘而止則救公是實事但以失秦伯耳晉侯之獲在鄭之去不在呼救公也今人將秦獲晉侯句緊連上二句讀系以獲晉侯為誤救公之罪非也同上拔舍從之惠公亦能得此于臣乎是必欲芮諸人也

其眾敢不承命君敢不承順晉君請戰之命韓簡退韓簡使曰吾幸

而得囚以得囚為幸言晉師必敗恐被獲而死壬戌戰于韓原九月十日

戊秦師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惠公之戎馬小駟不調因便旋陷於泥濘而止

還便旋也濘泥也○還音旋濘音窰公號慶鄭惠公急而呼慶鄭救慶

鄭曰懷諫懷戾也謂違慶鄭之諫違謂上右慶鄭固敗是求是求自敗又何逃焉又何所逃遂去之遂去而弗顧

梁由靡御韓簡梁由靡為韓簡御車號射為右號射為韓簡車右輅秦

伯迎秦伯之車將止之將獲秦伯鄭以救公誤之慶鄭不知其將

獲秦伯呼使救遂失秦伯遂失秦伯伯所在秦獲晉侯以歸秦獲晉侯

晉惠公執以畋秦經書十二月從赴也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散頭髮使

下垂拔舍拔草舍止蓋壞形毀秦伯使辭焉秦穆公

謝晉大夫曰二三子何其感也言晉大夫何其感之甚寡人之從君

而西也秦國於西方故謙言秦君之從晉君而之西方亦晉之妖夢是踐踐

也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申生言豈敢以

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西行以厭踐此夢耳豈敢以

至豈敢至晉大夫三拜稽首以首至地曰稽首曰君

履后土而戴皇天言穆公足履首戴於天地之間皇天后土

實聞君之言實聞君豈敢群臣敢在下風穆公云豈

已有歸晉君之意故羣臣敢穆姬聞晉侯將至穆姬

史記秦將以惠公祀上帝以天子營弘穆姬所生二

弟也○營音鸞與女簡璧亦穆姬所生二女登臺而



按詩車攻疏云周禮仲夏教養舍鄭云麥舍草止也軍有草止之法此苗田即草止明麥草止其中焉或舍其也

按正字通云將扶進也小雅無將大車左傳鄭將王自圍門入

王元美惠公使無穆姬之登臺履薪當必如公子繫所請矣經世鈔履薪疑是藉薪於臺履於其上將以自焚注履柴乃通似未是既抗絕之則臺必高

履薪焉

古之官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履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愚按穆姬為惠公告罪登臺履薪宜也而帥子女以同登臺蓋暗用劫制之術使以免服衰經逆先服此服以逆秦伯○免音問又作繞衰音且告且告秦伯以穆姬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

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

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在京北鄆

縣周之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自曰上天降災以下止舍諸靈臺四十七字檢古本皆無尋杜註亦不得有是後人所加不敢輒刪姑存于此大夫請以入秦大夫請執公

曰穆公謂獲晉侯言我之執獲以厚歸也以示厚獲既而喪歸夫人或自殺焉用之將安所用之大夫其

何有焉大夫亦何且晉人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舍以不天地以要我指皇天后土有同不圖晉憂我

重其怒也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豈敢以至之重怒難任當其鋒○任

背天地也背天地者必歸晉君公使惠公子繫曰

秦大夫繫○繫張不如殺之不殺無聚慝焉無使歸國復相聚而為子桑曰孫枝歸之而質其太子歸

公而質其太子以必得大成如此則晉惠感德且愛為信○質音置而殺其君而殺其君祗以成惡

晉未可滅言晉國社稷未可滅亡而殺其君祗以成惡

經世鈔祗以成惡此說亦善然殺之怨惡○祗音支

矣豈為薪可上王耶

彭士望穆姬本怨夷吾至是却又激烈所怒者正所爭者怒所爭者大真女中傑也夷吾庸惡媿地實多

李華劉秦穆處四失之置而一旦獲其君在常情必且為甘心焉而猶圖晉憂重食言其度亦宏矣哉

穆文惠秦伯數語與王者無異然晉侯肯德則實有可殺之罪



而納文公未為不  
可乃許晉平穆公  
之賢如此  
謝文庭晉侯昏庸  
剛愎極矣平日不  
得民心必矣一有  
仁言眾便感哭可  
見民心易感只是  
上人以為念  
附見子金謂雖惠  
公歸晉國而國人  
不從惠公命故先  
矯惠公命云爾

始禍勿為禍首無怙亂勿恃人之亂無重怒無重人之怒

難任見陵入不祥乃許晉平乃許

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晉侯聞秦將許之平

且召之且召之子金教之言子金教之言

曰朝國人登進晉國而以君命賞國

且告之既賞然後告曰孤雖歸言孤

其下貳圍也貳代也

眾皆哭國人聞君不晉於是乎作爰田子使代為君

而群臣是憂而賞賜羣臣惠

之至也恩惠至將若君何問國人將何眾曰何

為而可問呂甥何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賦

諸侯聞之諸侯聞之喪君

群臣輯睦人心甲兵益多國勢

好我者勸使諸侯與我好者惡我者懼使諸侯與

庶有益乎庶有益乎眾說國人喜悅晉於

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也初晉獻公筮

嫁伯姬於秦先時晉獻公將嫁穆姬于秦遇歸妹三三

之睽允下震上歸史蘇占

曰不吉不吉其繇曰舉歸妹上六

之史蘇占此卦

左專平木長

經世鈔喪君有君  
四字近為宋子魚  
遠為于忠肅模本  
同上作爰田妙矣  
作州兵尤妙宋紹  
興間則以為觸敵  
之忌矣  
王元美晉恐秦得  
惠公以奇貨可居  
故征繕以輔孺子  
使之抱空質而負  
不義之名於晉其  
歸之必速此晉臣  
之善策也



士刳羊震為長男故稱士允為羊刳羊亦無益也益

也上六與六三正應而兩陰相值無彼相應女承筐離中虛

亦無貺也離中虛

歸妹上九居卦之極上無所承亦虛筐之象無貺賜也

西鄰責言兌西方也兌為口舌以兌從震是口

不可償也兌既動雷震

猶無相也無

震之離亦離之震震為雷離為雷故

為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為木離

車說其輶輶車下縛也震為車歸妹

火焚其旗離為火睽上六失不利行師行師

敗于宗丘丘猶邑也火還害母故歸妹

睽孤歸妹上九變而為睽上九失寇張之弧弧弓矢也

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

六年其逋數周必而棄其家

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高粱

及惠公

在秦及惠公被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言晉獻公若

左傳平林卷十一

三鼎爵怪而不經此跡往事而附會之者也易義止昭吉凶不應贊膏牽合若是

補注周語我皇妣大姜之姪逢公注昆弟之子男女皆曰姪

孫鐘太涉博會此所謂其失也誣

占詞見韓之敗獲亦由數定

楊慎自此至高梁之墟迤邐敘史蘇



願九疇自此至由  
人見數雖在天而  
此敗亦君之失德  
致之但不可顯言  
耳

楚傳者形容小人  
之狀傳眾也查重  
復也噫二查之多  
言以相說而背則

相憎也出山堂肆  
考魏禮經於九月書  
己卯晦震夷伯之  
廟公穀以為晝日  
晦冥胡氏曰不曰  
夷伯之廟震而曰  
震夷伯之廟者天  
應之也按周九月  
今七月也當秋時  
雷應微潛而震廟  
且晝晦其變大矣  
聖人特書之且明  
傳以展氏有隱隱  
發天人相與之故  
顯聖人垂戒之心  
可謂深切著明

左傳言本卷十一

不以穆姬則言說輟焚旗之占不驗吾不及此夫則言說輟焚旗之占不驗韓簡

侍時韓簡曰龜象也龜以象示凡方弓筮數也筮以

凡寄耦老少物生而後有象物生而後有象言天地網緼萬物化醜

象而後有滋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滋而後有數一

故滋而後有數故象而後滋生益衆及可數

乎及今言之可一二史蘇是占此史蘇勿從何益此言

以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當主喪敗非詩

由筮數所生從史蘇不能損禍勿從不能益禍匪

曰舉詩下民之孽孽邪惡也言下民之匪降自天匪

上天之傳者背憎傳者面語背相憎疾職競由人由皆

人競所作此言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職競由人

者亦以諷諫惠公宜以召此禍也職競由人

罪之也以夷伯為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隱惡人所不

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

達之主則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

以不妄神道設○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

○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徐恃諸侯之救而

○錄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

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秦伯曰秦穆公晉國和乎晉

王城秦地盟以求成也問呂甥晉國和乎晉

失其君人對曰呂甥不和不和小人恥失其君小人

公見執於而悼喪其親而悼喪其親而以其親戚見不憚征繕不

賦車馬治以立圍也以立圍也圍為君曰必報讐言必為君

報秦寧事夷狄寧可事戎狄以為君子愛其君君子

左傳平本卷十一

十一



穆文惠呂甥述小惠人之言征繕立圍公書有餘不盡之威而君子則為晉引過發動秦伯不忍之心說解之善益無以踰此矣

而知其罪而知晉負秦并信不憚征繕亦不以賦車馬治甲

以待秦命以待秦歸曰必報德言必為君報秦之德有死

無二有死而已以此不和以君子小人所見秦伯曰

國謂君何謂其君當何如對曰呂甥小人感小人憂

謂之不免謂惠公必君子怒君子持以為必歸謂惠公必

得反小人曰我毒秦小人謂晉既背施秦豈歸君秦豈

肯後君子曰我知罪矣君子謂我既秦必歸君秦必

許歸貳而執之晉侯有貳心服而舍之晉侯既服罪

○舍如字德莫厚焉懷服之德刑莫威焉討貳之刑

服者懷德使諸侯之服秦者貳者畏刑使諸侯自貳

此一役也公之一役秦可以霸諸侯懷德畏

納而不定言秦既納惠公後執廢而不立言

以德為怨以納晉侯之德而秦不

其然言秦穆公之志秦伯曰是吾心也秦伯善其言

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秦將飯蛾析謂慶鄭

曰慶鄭答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晉師失秦敗而不

死晉師敗而又使失刑君歸而出奔又使非人臣也

臣而不臣為臣而不盡行將焉入雖去適

之道也

臣而不臣為臣而不盡行將焉入雖去適

之道也

中心愛懇至而語意委曲氣緊壯偉於貳不為卑於秦不為激此詞命之絕佳者

按古文連用不其二字多及語而句尾乎字或有或亡宜四年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杜預序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之類皆反語也然秦不其然四字襄二十六年亦出不反語孔疏本作其不然傳寫誤耳其他書洛語敘弗其絕名語不其延並不反語此異



未詳

穆文熙慶鄭之罪  
若遇齊桓晉文則  
當赦而用之惠公  
淺夫宜其殺之也  
且殺之而後入則  
又淺矣

李笠翁晉惠前以  
復慶鄭諫而敗及  
敗獲得歸又殺之  
而入蓋怒其言之  
不遜又耻己之符  
其言故必殺之而  
怒與耻俱成耳視  
秦穆之思蹇叔而  
不齊孟明者相去  
豈特逕庭哉  
魏禧鄭雖有誤君  
之罪却正是能死

義之臣觀其明羅  
時三次力諫山右  
不從又力諫小駟  
至惠公拒韓簡之  
諫本心盡亡事勢  
全昧鄭必聞之詳  
矣陷於澤而號之  
鄭一吐憤懣不能  
自制始去不顧然  
頃之猶呼韓簡救  
公聞惠入而坐以  
待殺其人本末如  
此只錯中間一節  
耳吾甚悲之憤之  
也

安所入言不為他人所容十一月晉侯歸秦赦惠公使之歸國丁丑殺慶鄭

而後入以見其怨忌終不化也是歲歸惠公晉又

饑晉國又五秦伯又餼之粟餼猶饋也以粟餼晉言非糴也○餼許氣反

曰吾怨其君我怨惠公之不德而矜其民而哀矜其民之無辜且吾聞

且吾之唐叔之封也此晉唐叔始封于晉箕子曰殷之

陳洪範者也其後必大言唐叔之後代晉其庸可冀

乎言晉其庸可冀望乎姑樹德焉姑且也樹立以待能

者以待後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於是晉以河東之地與秦秦始征其祖賦

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征河東之賦此即惠公許賂秦以河外列城五之地至是始餽之秦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一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 輯著

傳經十六年

余光言宋則散在

四部言都則專在國中

傳說彙纂經書是

月非止嫵同貞也

或鷓之退飛不止

一日故以是月繫

之也公羊以是月

為晦穀梁以有知無知分日月皆非也

陸淳季友去邪輔正以安公室魯大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僖公四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

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也望之六見之鷓察之退

飛此亦隨聞見先後而記之與上同○鷓迎入過平

聲○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自是季氏世為卿○夏四月

丙申鄆季姬卒無傳○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冬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臨淮郡左右○兵車之會四



夫莫之能及是以

高閱茲公子于之

春秋之終而猶未

絕

萬壽恭許以男而

先於那曹那以侯

而後於鄭許聖人

之作春秋從主會

者所為而無所改

正所以著其罪也

傳十六年

說文長箋碩石于

宋碩石可也

胡寧莊七年已書

星隕如雨聖人所

書各以其實登以

星隕而言石隕乎

今案經言隕石而

不言隕星猶言日

有食之不言食之

者皆關於所不見

解者當言其實不

可謂非星隕也

李笠翁叔興之對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

見經隕星也

六鷓退飛過宋都

見經風也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

宋襄公問焉

曰是何祥也

言石隕鷓退是何祥

對曰

叔興答

明年齊有亂

明年齊桓公

君將得諸

君將得諸

退而告人

言宋襄

非吉凶所生也

非人事吉凶

凶由人

襄公不

取狐厨受鐸

徐為楚所敗

不克

徐為楚所敗

及昆都

因晉敗于韓

告于齊

王以戎難

諸侯而成周

齊徵

殺子華

齊桓公會于淮

且東略也

齊桓公會于淮

有夜登丘而呼

齊桓公會于淮

不果城而還

齊桓公會于淮

曰齊有亂

齊桓公會于淮

不果城而還

齊桓公會于淮

城郟

齊桓公會于淮

有夜登丘而呼

齊桓公會于淮

不果城而還

齊桓公會于淮



而無尊周之實心  
於此可見

傳經十七年

劉敞何休曰稱氏  
者春秋前黜之非  
也英氏國也

家鉞翁內滅國書  
取此何以書滅曰  
公未歸魯執政所  
為是以不諱所以  
著強臣之罪

卓爾康言為齊桓  
歸國所經之地夫  
人因桓公在境而  
會之婦人送迎不  
出門見兄弟不踰  
闕況僖公尚未至  
國而私自出會非  
禮甚矣

傳十年  
補注齊比年伐厲  
又伐英氏皆以徐  
故不能服楚而唯  
伐其與國之微者  
伯業衰矣

張天如和事何亦  
奇中迺爾史述之  
見子圍之西質亦  
由定數云

孫鑣此似父試子  
上如康節伯温然  
陳傅良妾為官女  
為晉懷公起傳

張溥僖公在淮兵  
忽及項無王命而  
滅小國齊將執公  
以歸正伯討也

王元美公穀皆以

鄆而

經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公

在會而師滅項非公命也此失兵權之漸○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于齊而猶以會致者諱之○冬十有二月乙

亥齊侯小白卒相公卒齊亂明年孝公立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英氏楚與國為去聲以報婁

林之後婁林役在十七年○附錄夏晉太子圍為質於秦十五年秦

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至是始秦歸河東而婁之

十五年秦征河東置官司至是嫁女惠公之在梁也

子圍而以河東歸晉○妻去下同梁嬴孕過期梁嬴梁

惠公以六梁伯妻之梁伯以女梁嬴孕過期梁嬴梁

年奔梁

一女子言此兆將生招曰然是子男為人臣言

生之男當女為人妾所生之女故名男曰圍故惠公

名其所生之男女曰妾及子圍西質因其言

曰圍圍養馬者妾為官女焉妾亦同時官事秦為妾志招父

及子圍今年入秦為質之言驗○師滅項滅項淮之會在前公有諸侯之

事公音患公有諸侯會未歸而取項公在會未歸齊人以爲

討齊人以爲有罪而討治之而止公而止魯公內秋聲姜以公

故聲姜僖公夫人齊女會齊侯于卞請僖公九月公



項為齊滅為賢者  
諱故不舉國若然  
則滅譚滅遂曷不  
為齊諱乎二傳蓋  
拘內滅書取之例  
遂以為非魯爾此  
胡傳所以獨從左  
氏

高閔論其情斯可  
矣而禮則不可也  
小白入魯地而會  
聲姜能無嫌乎  
評苑傳言內嬖六  
人皆有子如此未  
有不亂者  
穆文熙桓公伯首  
而身後之亂乃若  
此蓋緣管仲先死  
耳良臣所係豈淺

淺哉  
經世鈔已有子而  
立之乃須屬於宋  
公何哉然則桓公  
知五公子之亂明  
矣豈惟桓公管仲  
知之明矣知之而  
不一為之所徒屬  
外諸侯以自固若  
時勢危亂無可如  
何者桓公首伯管  
仲天下才而僚倒  
昏瞶若此真所不  
解  
揚慎文選宦者傳  
論寺人掌女官之  
戒寺音侍於義始  
叶古文多省  
鍾伯敬廢長立少  
桓之私也仲亦曷

至齊以聲姜之請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

之事焉猶若有諸侯會且諱之也齊

侯之夫人三齊桓公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

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

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少衛姬生惠公葛嬴生昭公

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

以為太子雍

先託於宋襄公屬音燭

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

羞於公而薦食味於公羞食味也易牙善烹飪故以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

吏易牙入公宮與寺人貂因內官而立公子無虧

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

以桓公之喪辛巳夜殯

十有八年己卯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

鍾伯敬廢長立少



為而拘之他日五子交爭九月而殯皆仲之矣狗桓志以貽之也

旁訓前內寵乃指長衛姬也

王元美雍巫寺人貂仲但曰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固未嘗勸桓決去之也

何以天下才而竟無身後之慮若此

經世鈔夜殯桓公之死尸蟲出戶始姊妹之報也

傳經十八年

程端學齊桓帥諸侯尊天子生民息肩四十年宜其既沒而人益思之然

死僅踰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而家不齊也

同上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諸侯伐齊而魯救之猶為彼善於此

王迨無虧既立喻年之君也而宋人齊復與齊人戰四公子之徒爭國宋伐我皆不義也

趙與權五伯桓公為盛蓋不及期何哉管仲既死而寺貂易牙乘時用事使桓公不能保其子以此見閣寺之為人國家害甚矣

齊納孝○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

于虧齊地○虧嘸言彥三音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魯亦罷歸故宋師獨與戰也大崩曰敗績○狄救齊無傳救四公子之徒○秋八月

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宋襄公受齊侯管仲立孝公之託○附鄭

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鄭文公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楚子以金賜鄭文公與之盟乃與鄭文盟誓

日無以鑄兵以楚金利故誓使鄭無得以賜金鑄兵器故以鑄三鍾古者以銅

齊人將立孝公齊人將從宋而不立孝公為君不

勝四公子之徒無虧已死故言四公子不勝遂與

宋人戰與宋納孝公之師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虧宋敗齊四公子之黨

立孝公而還立孝公于齊而歸○秋八月葬齊桓公孝公立齊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邢狄伐衛而圍其菟圃之邑○菟音徒

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弟及朝眾衛文公遭狄之禍乃以衛國遜讓其弟及在朝之臣曰苟能治之言衛國患害苟父兄諸臣能治衛國之事燬

請從焉燬衛文公名請從其後也○燬音毀

眾不可眾不聽衛文公讓國而後師

于訾婁蓋衛文公以讓國激怒國人而後狄師還狄師乘和睦故懼而退師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故邢終為衛所滅

○附錄梁伯益其

左傳卷之二十一

左傳卷之二十一

左傳卷之二十一

左傳卷之二十一



吳徵其後衛竟滅  
刑其怨讐未必不  
基於此  
傳十八年

經世鈔齊人將立  
孝公而與宋戰者  
欲兵敗於宋以張  
宋之威而懼四公  
子故孝公得立而  
無患故曰不勝四  
公子之徒遂與宋  
人戰此齊人之謀  
也或曰齊人不願  
戰而四公子之徒  
挾之

孫鑣祭伯以下宜  
屬下年  
傳十九年  
余光勝小國也書

執惡宋也宋襄行  
誼未著竊然自  
大以求諸侯侮弱  
為強諸侯所以愈  
不附矣  
范甯曹南曹之南

趙鵬飛用節子者  
宋公意也然不書  
使之者宋以意諭  
之而用之之際宋  
公不在也故以邾  
用之為文  
與徵用之者殺之  
而用其尸為牲以  
祀神  
張習孔雲谷卧餘  
公羊云用之社蓋  
叩其鼻以血社也  
穀梁云叩其鼻以

國而不能實也  
梁伯多築其國之城  
命曰新里  
其所以實之也  
築之邑  
秦取之  
秦乘其虛  
而取其地  
經十有九年庚辰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宋襄  
公圖  
霸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無傳曹雖與  
盟而猶不服  
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  
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邾乃  
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失大國會盟之信然宋用之為罰已重  
故直書用之言若用畜牲見其慘酷也  
曹諸夏圍  
國始此  
○衛人伐邢  
伐邢在圍曹前  
經書在後從赴  
○冬會陳人  
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始與夏盟書法如  
以自亡為文非取者  
○梁亡

傳十九年  
春遂城而居之  
承前年傳取新里故  
不復言秦也為此冬

○宋人執滕宣公  
即經書  
嬰齊

○夏宋公使邾文公  
用節子于次睢之社  
睢水名蓋水次有妖神東夷皆  
社祠之宋襄公圖霸故使邾殺  
節子為犧欲以屬東夷  
神以屬東夷之衆  
屬音燭

○司馬子魚曰  
子魚即  
目夷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六畜牛  
豕雞也不相為用謂若祭  
馬先不用馬之類  
畜鼻  
小事不用大牲  
謂若鬯廟  
及夾室用  
而况敢殺  
祭祀  
國家之  
雞之類  
而况敢殺  
祭祀  
國家之

○齊桓公存三亡  
國  
閔二年立僖城魯僖元年城邢夷儀  
年城衛楚丘或曰城邢城衛城緣陵也  
以屬諸侯

為人也  
所以為民祈  
福  
○為去聲  
民夫神之主也  
神依人而行故  
民為神之主

用人  
殺人以祭  
其誰饗之  
殺其主以祭豈  
有神而能享此  
齊桓公存三亡

國  
閔二年立僖城魯僖元年城邢夷儀  
年城衛楚丘或曰城邢城衛城緣陵也  
以屬諸侯

左傳平林卷之二  
五

左傳平林卷之二  
五



鯀社也是則未嘗殺也觀子魚言一會而虐二國之君謂之日虐量非殺也

吳徵宋襄以威迫曹而與之盟故曹不心服

陳傅良內不言公講之也以其人楚不可不入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以不沒公也

黃仲炎民罷而潰則國已亡矣國亡而後秦取其地非因秦取之而後亡也故春秋不得言秦取而以自公為文焉明自亡者民

亡之傳十九年

王荆石齊桓晚始東略宋襄繼其志欲以屬東夷而首虐滕鄆之君本欲立威不知乃所以失諸侯也

補注宜公傳見滕子謚諸崩卒於經無所明而獨舉說者做此

按馬先謂馬祖也馬祖乃房屋晉天文志云房四星亦曰天駒為天馬主車駕

彭家屋豈有當大旱之時冒天之怒

以存亡繼絕之義聯屬中國之諸侯救邢衛謂之薄德

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今曹南一會而先執滕子後用鄆子義士猶曰薄德急義之士猶以桓公欲因亂取魯緩

是暴虐又用諸淫昏之鬼東夷效社非周社將以求故謂淫昏之鬼

○秋衛人伐邢見經以報菟圃之役菟圃之圍邢不肯退故獨

於是衛大旱久闕雨上有事於山川有事祭也上祭山川以祈

不吉兆不吉甯莊子曰甯莊子衛大夫昔周饑昔周武王時歲饑

克殷而年豐武王伐殷克之今邢方無道今邢方以無道行之

諸侯無伯伯長也諸侯無伯長以任征討天其或者或疑辭也言上天之意可疑者

欲使衛討邢乎久不雨者欲使衛知從之師興而兩衛師纔起便得雨宋人圍曹經討不服也文

子魚言於宋公子魚以圍曹事進諫於宋襄公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言周文王聞崇侯虎有軍

三旬而不降降兵三十日而崇不降退退師脩教而復伐脩教而復伐

之脩其德教而復伐崇因壘而降壘軍壘也言不增兵但因壘詩思齊詩刑于寡妻刑儀刑也言文王之教至于兄至于其妻以御于家邦

弟至于其妻以御于家邦以御于家邦德教脩身齊家而後治國無乃猶有所闕無乃尚有所闕而以伐人言不正已而正人也若之何以服人益



與師伐國暴衆于外而能致兩之理所謂師興而雨亦偶然耳未可爲訓也

後可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陳穆公請諸侯爲會脩好○好去聲下並以無忘齊桓之德宋襄公暴處故冬盟于齊六國爲盟

楊慎凡集大事未

脩桓公之好也脩齊桓盟 ○梁亡梁國之滅不書其主不

有急遽而可成者

取梁者自取之也梁伯自取滅 初梁伯好土功先時

宋襄不內自省德

好城築營 丞城而弗處丞城其邑而無民以 民罷而

或執或盟或圍及

弗堪民人罷勞而弗堪 則曰則誑其 某寇將至某處

二圖之鄆子不及

盜將 乃溝公宮乃塹公宮蓋鑿 曰秦將襲我無故而

會小失耳又使弊

懼民不從後乃誑之民懼而潰 秦遂取

唐用之齊桓之創

梁秦乘其潰遂取梁國

伯果如是乎

經二十年辛巳春新作南門魯城南稷門也僖公更

補注書梁公非由

附見一曰字皆梁

赴告故不書其主

以秦將掩我之不備

與書王室亂同傳

義非

義非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見經 書不時也失土功 凡啓

見他無考

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 城郭墾謂之塞皆官民

黃正憲王氏云郟

今僖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

分爲南北皆附庸

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於宋意是時宋襄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滑素服鄭今叛 夏鄭公子士洩

無道荆楚日強郟

堵寇帥師入滑鄭大夫入滑討其叛鄭也 ○齊狄盟

以宋爲難恃而魯

于邢二國 爲邢謀衛難也衛伐邢故 於是衛方病

爲同姓望國故來

邢衛自前年伐邢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隨居漢水

朝以求依附邪

邢至今常爲邢病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之東故以

季本前年衛從宋

盟也

伐齊邢秋同救而

傳二十年

去年衛遂伐邢此

左傳平水卷十一

盟也

八



黃震齊桓既沒中  
國無伯鄭首從楚  
稱兵周疆無忌憚  
甚矣

王元美甚哉齊孝  
之無知也桓公征  
楚服之已乃與之  
盟於國桓公懷夷  
狄而卻之已乃與  
之盟于邢書曰厥  
父蕭厥子乃弗肯  
播厥父基厥子乃  
弗肯堂其齊孝之  
謂乎

許翰楚既服隨則  
將爭衡於上國而  
宋欲盟之其能屈  
乎

補注行多露張氏  
曰隨欲復漢東諸  
侯於中國左氏罪  
其不量力未若孟  
子師文王之論  
僖經二十一年  
胡寧鹿上之盟是  
宋公也何以稱人  
齊桓懷楚以安列  
國宋公盟楚以求  
諸侯  
黃仲炎春秋或言  
不雨或言旱或言  
大旱何也不雨之  
害比旱為輕大旱  
之害比旱為重也  
高閔楚自是稱子  
而序於諸侯之上  
於此見中國衰而  
夷狄盛也

漢東諸侯冬楚闞穀於菟帥師伐隨  
音徒取成而還取平於隨  
音鳥菟取成而還取平於隨  
音徒取成而還取平於隨

楚不量力也不自量度其事力  
量力而動其力而後

舉其過鮮矣其過舉動善敗由己  
善成也成敗無而

由人乎哉言不由詩曰豈不夙夜  
豈不夙夜而行喻非禮

謂行多露懼多露之濡已以喻必有汗  
錄宋襄

公欲合諸侯故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  
仲聞其糾合

命曰以欲從人從眾之善則可  
濟事以人從欲人

之情從鮮濟也鮮先上

經二十有一年壬午春狄侵衛  
邢故宋人齊人楚

人盟于鹿上鹿上齊地宋為  
盟主故序齊上夏大旱書旱自夏及

秋五稼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

孟孟宋地楚始書于宋楚  
初爭長也孟音于執宋公以伐宋  
宋公不以

夷狄執中冬公伐邾無傳為邾  
國之辭冬公伐邾滅須句故楚人使宜申來

獻捷獻宋捷也楚  
大夫始見經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明等薄

釋宋公書諸侯下子楚  
之專執專釋也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  
宋襄合齊楚為盟以求諸

侯於楚乞靈於楚以  
求諸侯為霸楚人許之公子目夷

曰即司馬小國爭盟宋少於楚而禍也  
禍難宋其亡

乎宋其將有幸而後敗以敗軍  
為天幸夏大旱見經公欲



獻捷之威與五國諸侯為會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書會諸侯不言非備

也薄史記作亳傳二十一年增補合注天惡其不誠故不雨或云天惡其形故不雨未詳孰是

顧九疇考擅弓暴而奚若注云天哀其病而雨則所云志其形者非孫應鰲非早備以下十九字即長曠不過

穆文配救荒五事

不遠人情果能行之自當有效焚巫之說誰為為之可為絕倒

王荆石鹿上之盟楚將誘宋而致之未容有他亦恃有齊焉今盟齊不至事可疑矣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佐也烏得而不執哉

穆文配宋公用人於社又爭盟於鹿上何得不敗所以必至於死而後已經世鈔故曰小懲大戒小人之福

馮空立語為後文張本謂之突叙

焚巫尪 巫女巫主祈禱請雨者尪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公

以巫舞雩不雨尪上向臧文仲曰臧文仲非早備也

脩城郭 脩治城郭則食則食君去盛饌省用也

勸分 勸富民分財以賑貧民此其務也

天欲殺之 殺之可以弭旱是天

公從之 僖公從其言不焚巫尪而脩城郭賑食省用

是歲也 今歲今歲今歲

君欲已甚 宋君之貪欲已甚

其何以堪之 其何以堪之

魚曰禍猶未也 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

以懲君 未足以使襄公錄附任宿須句顯更風姓也

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因成風也 成風僖公之母須句之故須句子因之

曰崇明祀 崇明祀

蠻夷猾夏 蠻夷猾夏

周禮也 周禮也



法

僖經二十二年

卓爾康須句為成風母家邾取而伐之反地置君固其本心其以邾恃宋言郟故乘宋公見執而伐之亦事勢當然起氏以為須句邾邑則左氏所載豈盡無微耶至文公七年又書伐邾取須句須句嘗復取於邾而文

左傳詩材卷十一

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猶周禍也諸侯皆周之臣子亂諸夏周室之禍若封須句為邾所滅故勸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是尊崇大皞有濟禮警蠻夷而行周室猾夏之禍紓解也

經二十有二年癸未春公伐邾取須句

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

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雖邾滅須句須句之子來奔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書取須句雖莒著丘公立而不撫邾郟叛而○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

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

又伐取爾

趙鵬飛鄭人從楚力不支也宋不能抗楚而甘就執辱何以責鄭之弱而附楚也

張洽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耻也觀此則知春取須句非有存亡繼絕之公心審矣

黃仲炎宋襄公自執滕用郟以失人心為楚所執今乃不量力而闖以僥倖於萬一眾敗身夷不亦宜乎

傳二十二年陳傅良禮也傳言經不書林滅蔽罪

史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其君焉從成風須句禮也寡之禮也○三月鄭伯如楚鄭文公往○夏

宋公伐鄭故以諸侯伐鄭子魚曰所謂禍謂爭盟

之在此矣鄭也為下戰于泓起○附初平王之東

遷也先時周平王東辛有適伊川周大夫辛有往見

被髮而祭於野者俗見伊川之人有從夷狄之曰不及

百年辛有言不及此其戎乎此其為戎其禮先亡矣

中國衣冠之禮先亡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此允姓之戎居陸渾者先在秦晉西北至是秦晉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号至今為陸渾縣辛

有之言果驗○渾平又上○晉大子圉為質於秦自十七年入秦為質○質音致

生傳平木案



於魯杜氏為魯私屬故略不書失之

王元美歷觀宋襄事其心最刻量最狹雖仁義亦不成其為假也

朱申按平王元年東遷至是蓋百二十三年但不知辛有以何年適汧川也然則不及百年之說亦言其大槩耳不必盡驗也

金履祥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偏周

甚矣自是伊洛之戎世為周患

王元美懷贏不敢從亦不敢言似有貞德矣而異日何以秦也沃盥而事重耳曾不以叔姪自別耶

經世鈔富辰言於王按十一年子帶召我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補注傳見天王不能以義制息齊侯為之請已失之富辰之言亦非也舜封象于有庠而使吏治其國未嘗留

又敬之

將逃歸將逃秦謂嬴氏私謂秦所妻曰與子歸乎欲與

懷嬴同對曰懷嬴子晉太子子子圍也而辱於秦屈

辱為質子之欲歸不亦宜乎不亦人情寡君

之使婢子侍執巾櫛懷嬴謙言秦君使我陪侍執巾櫛之賤役巾以悅手櫛以理髮

皆賤役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從子而歸

棄君命也是弄吾君之命也不敢從不敢從汝而取亦不敢

言不敢漏泄此言遂逃歸遂逃歸富辰言

於玉周大夫富辰進曰請召大叔大叔即王子帶十一年奔齊請召而

歸之詩曰舉小雅協比其鄰比音泰吾兄弟之不協

比音泰云旋也則昏姻之國吾兄弟之不協

尚出奔在外而不能和協馬能怨諸侯之不睦

四方諸侯之不親睦王說王子帶自

於王室哉馬音姻王說襄王說富辰之王子帶自

齊復歸于京師王子帶王召之也襄王使召之歸也

王出居于鄭起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邾之

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不設備而禦之滅

文仲曰滅文仲國無小既謂之國不可易也言不可

易去聲無備雖衆則我師不可恃也不可恃

詩曰舉小雅戰戰兢兢戒謹而又戒懼如臨深淵如臨

戒懼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顯明也思猶辭也命不易哉天命



之於帝都子帶志  
在召寇作亂與象  
一夫之事不同宥  
之列國斯可矣乃  
還之京師以起後  
患謂之協其兄弟  
豈不謬哉

彭家屋八月丁未  
云云屈瑕之伐羅  
也不設備而有荒  
谷之縊魯僖之禦  
邦也不設備而有  
魚門之縣蓋兵者  
心戰輕敵則心不  
固矣所以殺將喪  
師如出一轍君子  
不得已而有軍旅  
之事則臨事而懼  
為要道也

附見定十年傳云  
公若藜固諫固堅  
固也大司馬子魚  
也  
凌稚隆宋將獲罪  
不可赦宥也按作  
赦楚而以弗可為  
句非是  
邱維屋公孫固不  
即當日事勢言其  
敗處徒言天運豈  
足以止兵  
王元美齊桓以江  
黃八國犄角之勢  
尚不與楚輕為一  
戰襄何不量力若  
是  
附見未既濟言楚  
師半既濟半未濟

不易先王之明德如我周先王之有猶無不難也猶

無不懼也猶以戰兢臨况我小國乎况魯

君其無謂邾小邾言僖公其無卑

蠶蠶有毒蜂蠶至微之物螫人尚猶而况國乎何况

不聽僖公不從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

升陘我師敗績僖公以不設備之邾人獲公曹

伐宋以救鄭宋伐鄭故楚宋公將戰宋襄公將大司

馬固諫固公孫固也莊公之孫言大曰天之棄商久

矣宋商之後故言天君將興之君將興天弗可必不

赦也已勿與戰弗聽宋公不從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

及楚人戰于泓戰于泓宋人既成列宋師列楚人未

既濟楚師未盡司馬曰子魚彼眾我寡言楚師眾及

其未既濟也及楚軍之未請擊之請乘其半公曰不

可襄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楚師既濟水又以告

其陣亂而擊之乘人之亂既陳而後擊

之楚師既陳而後與宋師敗績大崩曰公傷股襄公

之合戰陳陣敗績公傷股傷足

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國人皆咎公

不擊楚半涉未陳襄公言君子之公曰君子不重傷襄公言君子之

傷者不忍再傷之襄公言君子之不貪二毛敵人之頭有班白古之

重去聲下同



在河心也

彭士望君子二字  
一古字皆飾非耻  
敗之具

蘇軾公羊嘉襄公  
以為文王之戰不  
過於此余竊笑之  
夫襄公陵虐小國  
至用人於社雖桀  
紂有不為乃欲以  
不鼓不成列不禽  
二毛求為文王不  
亦過甚矣哉  
穆文熙子魚所言  
深得戰陳之法宋  
有子魚而不能  
其凶也何怪

王陽明如勿傷如

服子魚達權知變  
之論也宋公欲雪  
孟之耻而不度其  
力之不能徒假匹  
夫之信以自文後  
人乃比文王之戰  
真可大噓  
王元美子魚之論  
戰善矣然惜其不  
能陳於未戰之先  
也裏有此奇才策  
士而不能用以至  
敗悲夫  
經世鈔阻隘可也  
言當擊未濟鼓儂  
可也言當擊未成  
列儂任街反猶曲  
禮儂言之儂無女  
錯雜也

左傳言本名

十一

二十四

為軍也

古人之用兵也

不以阻隘也

不因阻隘以求勝

寡人雖亡國

之餘

宋商紂之後故

不鼓不成列

以擊不成列之人

子魚曰

君未知戰

言襄公未知戰鬪之道

勅敵之人

強敵

而鼓之

阻隘而擊之

不亦可乎

不亦可以集事乎

猶有懼焉

皆我

且今之勅者

且今之與吾競強者

皆吾敵也

皆我

獲則取之

為三軍

雖及胡考

胡考元考也雖及元考之尊

獲則取之

明設刑戮

明取教戰

以取不果

何有於二毛

何愛於班白

明取教戰

以取不果

傷未及死

死尚猶害我

求殺敵也

求殺敵人以取勝

傷未及死

死尚猶害我

則如勿傷

則

如何勿重

如何不重傷之

若愛重傷

若愛重傷人則如勿傷

則如勿傷

則

愛其二毛

愛惜其班白

則如服焉

則不如此

三軍

制為上中下三軍

以利用也

以利用與軍

金鼓

以進兵

以聲氣也

利而用之

既以利用而

阻隘可也

鼓儂可也

無敵人之儂嚴未陳阻而鼓之

聲盛致志

致士卒勇銳

附丙

子晨

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子于柯澤

楚子使師縉

楚子使師縉

楚子使師縉

楚子使師縉

示之俘馘

所得囚馘所馘耳也

婦人送迎不出門

婦人送迎

婦人送迎

婦人送迎

子曰非禮也

鄭皆非禮

見兄弟不踰闕

此言芊氏與楚子兄

見兄弟不踰闕

見兄弟不踰闕

中門

此言二夫

見兄弟不踰闕

此言芊氏與楚子兄

見兄弟不踰闕

見兄弟不踰闕

人往勞非禮

此言二夫

見兄弟不踰闕

此言芊氏與楚子兄

見兄弟不踰闕

見兄弟不踰闕

左傳言本名

十一

二十四



張天如鄭國獨無弟也相見非禮○闕音域

君與執政大臣乎而何以夫人出勞楚子也若楚之誇功而示俘載取一姬此夷習也吾何以責焉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與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傳經二十三年孫復楚人敗宋公于泓齊侯視之不救而又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

程子杞二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中間子之後復稱伯

弟也相見非禮○闕音域 戎事不邇女器兵之俘馘不邇女物此言俘馘非示婦人之物

丁丑楚子入饗于鄭鄭受享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

實旅百庭中之實陳有百品加籩豆六品籩豆禮食器食物六品加於籩豆饗

畢受享夜出夜出鄭國文芊送于軍文芊即文夫人芊氏送楚子至

於取鄭二姬以歸楚子取文芊之二女姓叔詹曰叔詹鄭大夫

夫楚王其不沒乎言楚成無禮將不以壽終為禮卒於無別受享為禮

也而終之以取二甥女是終無別不可謂禮尊卑無別於尊卑無別

謂之將何以沒多行無禮故知其將不得其死諸侯是以知其不遂

霸也諸侯是以知楚成無禮不能遂成伯功所以師敗城濮終為商臣所弑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二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三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僖公五

經二十有三年甲申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音民傳同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秋楚人

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杞入春秋稱侯莊二

傳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齊孝公伐宋圍其緡邑以討其

不與盟于齊也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故孝

公乘宋之敗而討之○與音預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泓戰



止曰齊桓晉文而傷股而病以至於死終○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成

已而孟子乃曰卑子魚之言得死為幸王也討其貳於宋也討陳有遂取焦夷遂取陳之

伯今按宋襄欲速見小至其敗身傷王也討其貳於宋也討陳有遂取焦夷遂取陳之

庸安人耶秦楚未成父也城頓而還頓國名為頓築子文以為之功

並謂伯者之列哉雖然桓文而外則城頓為子玉之功使為令尹使子玉代叔伯曰

一君矣秦穆最賢楚莊女之末襄其也謂子文曰子若國何將如國家何言不任也對

碌不足紀乎陳傅良取焦夷外取邑不書例在桓十四年後做此

孫鑛與音預連下有幾為句豈附九月晉惠公卒子圍立是懷公命無從亡人

經世鈔夷吾忌克懷公命國內諸臣無期期而不至上期如字約也下

沈子子圍並其不歸○期期無救殺之無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上如字下秦無救所赦宥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狂秦狐突二子狐毛狐偃皆從文公弗召狐突不召

歸冬懷公執狐突未暮年而執突曰子來則免與之

則免汝死對曰狐突子之能仕自子之長父教之忠

為父者則教其古之制也此乃古先策名名書於所

子以忠於所事委質質如字身體也屈膝貳乃辟也有貳心於

之策委質而君事之謂之委質貳乃辟也有貳心於

辟音關今臣之子狐偃名狂重耳耳之策有年數

矣非若又召之若又召教之貳也是教之父教

子貳父不教子以忠何以事君何以盡刑之不濫若

刑罰而君之明也君德臣之願也願我淫刑以逞若

不淫濫君之明也君德臣之願也願我淫刑以逞若

穆文惠公殺里克平鄭慶鄭猶有

王荆石必如狐突所對而後為臣之道盡



罪狀懷公之殺狐突殊為無謂意重耳之賢啓骨肉之業宜其取福之尤速也

經世鈔觀此則管仲之不當事桓而召忽之死為義明矣出奔之日若管不從糾則與毛偃同也

王元美杞國於春秋最小始見經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補注杞即東夷以

國小貧陋簡禮從而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辟音避○魯人為之辭辭杜氏謂仲尼以之貶稱子誤矣

孫鑣此可與國語參看彼繁此簡各有法  
經世鈔可見重耳得人若夷吾雖盟不能守矣  
湯腫菴漢侯太子之斬江充殆不聞君父不校之言  
經世鈔前傳云乃徇曰校者吾仇也情事語尤妙吾其奔也見解自是不同世之為子而與

淫濫刑罰誰則無罪誰無辭臣聞命矣臣聞君欲乃殺

之懷公乃以不召上偃稱疾不出上偃見殺狐突詐病不出曰周書

有之康誥乃大明服言君能大已則不明今懷公不而

殺以逞而殺戮無罪不亦難乎不亦難以民不見德

國內之民不見其君仁愛之德而惟戮是聞而惟殺戮無辜之事是聞其何後之有

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杞至此始二十四年殺懷公張本○十月杞成公卒見成公卒

書曰子據莊二十七年杞夷也杞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書曰子貶之也

不書名經書杞子不名未同盟也未與魯同盟凡諸侯同盟凡諸侯

死則赴以名死則以名來赴禮也赴告之禮也赴以名謂未同盟

則亦書之則亦書名以卒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敏也謂同盟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重耳即文公及於驪姬之難○難去聲晉人

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蒲城之人欲戰重耳不可

不許言臣子所恃者曰保君父之命以有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而受

其養生有祿邑而於是乎得人後能聚人有人而校有民人而

勝負其罪莫大於此罪莫大焉其罪莫大於此吾其奔也吾其出奔遂奔

狄遂奔狄從者狐偃從重耳者狐偃趙衰趙夙弟顛頡

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賈

賢而有狄人伐廆咎如廆咎如赤狄之別種也獲其

二女叔隗季隗獲赤狄二女長曰叔隗次曰季隗納諸公子



父母較財產者可  
以知矣

孫鑿或稱名或稱  
謚或稱字不得其

凡例  
經世鈔司空季子

一說或有後先故  
逸之此是文公出

以第一事傳者急  
記於此

孫鑿公子取季隗  
國語無此事而有

子犯語甚詳

經世鈔欲鞭之英  
雄之氣雖極堅忍

必有露本色不可  
遏處陶圭甫曰子

犯此語豈真謂此  
一塊土天賜不可

失耶蓋恐其壯心  
消冷故為是言以

鼓舞之此英雄之  
妙用也

沈雲將語云般憂  
起聖重耳問閔道

路殷憂極矣乃即  
安於桓公之妻以

賢伯且然況碌  
者乎

李笠翁重耳得賢  
臣又得賢內助其

與伯也宜哉  
穆文熙姜氏可謂

有丈夫之志而助  
成文公之伯者與

成文公之伯者與

狄以二女公子取季隗重耳自生伯僚叔劉季隗生

伯僚次叔劉僚音以叔隗妻趙衰以長女嫁與趙

生盾叔隗生一子將適齊重耳將自謂季隗與

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期以二十五年

約於對曰季隗我二十五年矣言我今已年又如是

而嫁又二十五年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請待子請終

聲過衛道經衛文公不禮焉不加禮貌出於五鹿五

邑乞食於野人乏食故乞於野人與之塊野人無禮

重耳○塊友公子怒重耳見與欲鞭之欲鞭子犯曰

即狐天賜也言得土者得國之誓首受而載之重耳

偃之言乃稽首禮謝象故曰天之所賜齊桓公妻之以宗女

重耳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公子安之重耳以

安不復有從者以為不可狐偃之徒見齊桓公將行

謀於桑下聚謀於桑蠶妾在其上姜氏育蚕之

其謀以告姜氏姜氏重耳妻也告姜氏殺之姜氏

公怒其去故殺而謂公子而私謂曰子有四方之志

公子曰無之公子言我無姜曰行也姜氏勸勉重

與安懷人之寵與實敗名實足以敗公子不可重耳

與安安已之居實敗名壞功名公子不可終無

與安懷人之寵與實敗名實足以敗公子不可重耳

與安懷人之寵與實敗名實足以敗公子不可重耳







免其禍也

穆文熙傳負羈之

妻能識公子其賢

于曹衛之君遠矣

真璧即非禮足感

也

經世鈔或三令人

辭餽稱璧上本此

以為完璧歸趙者

誤也負羈不言於

君以補過亦是不

忠謀而不聽則如

是可矣

按宋襄以馬二十

乘送公子達于鄭

故杜注曰贈送也

孫鑣只載叔詹語

足矣餘可例見外

傳詳述竈傳負

羈公孫固諸辭太

離騷姬之難 而天不靖晉國 而天不靖晉國 殆將啓

出奔在外 幾將開道之 二也 此天意之 有以尚人 語

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 而從之 以爲左 三也 此天

卿林足以居人之上 而從之 以爲左 三也 此天

可疑 晉鄭同儕 類○儕音柴 其過子弟 其子弟之過

者三 固將禮焉 以禮貌 况天之所啓乎 所開啓乎 弗

聽 鄭文公 及楚 去鄭 楚子饗之 楚成王爲重耳 曰楚

謂重 公子若反晉國 言公子若反 則何以報不穀 不

諸侯謙稱言何以報我 對曰 重耳 子女玉帛 色之奉

之德將以觀其志也 對曰 答 子女玉帛 色之奉

庫之積 則君有之 則楚君之 羽毛齒革 鳥獸之齒牙

皮 則君地生焉 則君地之 其波及晉國者 其波及晉

者 君之餘也 皆楚君專用 其何以報君 以報君德 曰

楚成 雖然 何以報我 何以報我 對曰 重耳 若以君

之靈 若藉楚君 得反晉國 而爲君 晉楚治兵 脩治

兵 遇於中原 相遇於中原之地 其辟君三舍 爲三舍

其避楚 三舍之地 以 若不獲命 楚三退而不得 其左

執鞭弭 鞭馬掛也 弭音彌 右屬橐鞬 屬著也 橐以

音鼻 鞬九言反 以與君周旋 旋於戰陣之間 子玉

請殺之 子玉即成得臣 爲令尹畏 楚子曰 謂子 晉公

子 此言重耳 廣而儉 志雖廣大而儉 文而有禮 言雖文華

以其從者 此言重耳 肅而寬 遇事肅敬而寬 忠而能

禮 之從行者 肅而寬 齊之以寬容 忠而能

注道昆相從五人

此止言三士指其

所最賢者耳

呂東萊楚成知晉

之必霸而不殺重

耳此處敘事也而

論謂失於不殺

以致亂吾謂自有

致此敗非不殺

之故也藉令楚成

不用子玉雖有晉

文公兵必不敗

王荆石楚子此言

既知君又知臣又

知天命

品字箋波與被同

及也左傳其波及

晉國者波字作被



毛晉危語終非... 人對大國之體不加... 可以其幸免而稱... 穆文愍文公之志... 雖大而其言不免... 取忘子玉之說... 得行危哉

李益翁懷嬴已妻... 懷公文公何遠納... 之不辭史記晉語... 咸載重耳不欲受... 季子輩勸取之柳... 子厚云重耳之受... 懷嬴不得已有是... 哉

之故懷嬴乘機自... 言耳舊注非說文... 云匪似羹魁柄中... 有道可注水... 彭士望驕尤有女... 公子氣的是秦種... 然前於子圍頗煩... 今却怒正是懷嬴... 作畧君子圍者所... 謂駑病之馬不堪... 鞭策者也... 孫鑣國語注謂河... 水是汚水以字似... 誤或是... 按汚水詩小雅汚... 彼流水朝宗于海... 經世鈔此一拜與... 韓反首拔舍一拜... 機用同衰不獨文... 也

晉侯無親晉侯惠公也外內惡之外如秦國

其後衰者也其後諸侯而衰歎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則與起晉國其將天將興之天意將使重耳興起晉國誰能

廢之誰能廢殺重耳違天若違拂天意必有大咎必有

乃送諸秦乃送重耳秦伯納女五人秦穆以女

懷嬴與焉懷嬴子圍妻與五秦匪汰盥秦穆以女

既而揮之既盥而揮怒秦女曰

秦晉匹也言秦晉匹何以卑我何故不敬吾君

公子懼公子懼秦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他日

公享之穆公為重耳子犯曰狐偃謂吾不如衰之

文也我不如趙衰請使衰從請使趙衰從行以公子

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公賦六月六月小雅詩

趙衰曰趙衰相重耳重耳拜賜君前臣各

皆倣此他趙衰曰故謂之曰重耳拜賜故各重耳

秦賜公子降拜秦穆公下階下級衰曰趙衰謝君稱所以佐天子

者命重耳六月首章言匡王國次章重耳敢不拜重

敢不拜秦君之賜為明年秦納重耳張本

經二十有四年乙酉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



又禱按曹操以英雄推昭烈昭烈失著之對御剛誦人又是丁法

信經二十四年

朱睦樞鄭在王畿

王所倚毗類叔桃

子將欲叛王故先

伐鄭果出王意是

年王出居鄭伐鄭

而依鄭無是理也

峻助天子不言出

獨襄王書出者雖

居於鄭若出在四

海之外然王者至

尊故不日奔雖在

外皆曰居

宮大圭左氏記惠

公卒在去年九月

蓋春秋所據者魯

史也左氏所據者

他國之史也年月

不同不可得而考

矣

傳二十四年

鍾伯敬范蠡會稽

之言較予犯此語

心危而辭迫若句

踐曰孤將與子分

國而處不然將加

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晉侯夷吾卒惠公卒

傳二十四年○附秦王正月秦伯納之秦穆公納重

公不書經不不告入也文公不告及河晉文公子犯

以壁授公子狐偃以璧玉曰臣負羈絏羈馬絡頭絏

賤役從君巡於天下○從君巡行徧於天下臣之罪

甚多矣臣之得罪臣猶知之臣猶自而况君乎何况

而不記臣請由此亡請由此亡請君自歸國我公子曰文公所

不與舅氏同心者文公狐偃之甥故言所不有如自

水設誓言此心明如自水猶投其壁于河以所授之

濟河文公渡河圍令狐圍晉令狐人桑泉桑泉入晉取印

衰取晉曰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師

屯于廬柳秦穆使公子繫如晉師秦穆使公子繫

師退晉師從秦命納軍于郕廬柳之師退屯于郕

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郕為盟于郕以定

寅公子入于晉師晉文公入于晉丙午入于曲沃文

入于曲沃晉武公之廟戊申使殺懷公亦不告

于高粱懷公奔高粱不書經不亦不告也亦不告

附呂卻畏偪呂甥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為將焚公宮

而弒晉侯將焚公宮因救火寺人披請見

寺人披請見寺人披請見

孫鑿國語此處有



懷公奔高梁五字

於事情較明

王元美按重耳殺

懷公是殺逆也果

爾春秋何以不書

如僅以不告故則

弑逆而代立者誰

為自告於隣國竊

意重耳知所名節

而其從者以忠肅

稱當里克殺夷奚

之時迎立重耳尚

辭不預亂而願謂

其使殺懷公此必

無之事

傳說彙纂高梁杜

注平陽楊縣西南

傳九年十五年及

此杜氏三注稍異

其實一地也

文公○公使讓之披掌得罪於文且辭焉且辭曰蒲

城之役五年獻公使人披伐蒲君命一宿獻公命汝女即至女

待宿即日而至女音汝下同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居

以田獵于女為惠公來求殺余惠公又使汝來狄人

命女三宿惠公命汝女中宿至汝不待三宿次宿

雖有君命雖曰獻公惠何其速也何不待期夫祛猶

在伐蒲之役披斬文公之衣祛女其行乎汝其去乎

遠對曰寺人披答臣謂君之入也臣謂君之以其知之矣

其知為君若猶未也若猶未也若猶未知又將及難又將及於

去聲君命無二奉君命者古之制也除君之

惡言我奉君命則唯力是視惟視吾力之所能及蒲

人狄人言君在蒲則為蒲余何有焉當此之時我知

已何有於今君即位今君即位今文公即位其無蒲狄乎其無如

欲為公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敗管仲

桓公置之不問而使為輔相卒成君若易之文公若

桓業射音石鉤音勾相去聲君若易之文公若

所為何辱命焉言已將自去行者甚眾懼罪而出豈

唯刑臣豈止我一人而已公見之文公聞其言有以

難告寺人披乃以呂卻之難告文三月晉侯潛會秦

伯于王城晉文公潛會秦穆公于已丑晦公宮火呂

果焚瑕甥卻芮不獲公出會故焚公宮而不獲文公

公宮瑕甥即呂甥呂卻不知晉侯

元專平林卷十三

元專平林卷十三



豈得為忠丁公為  
項羽將而私從漢  
王終以被戮漢景  
帝為太子而召衛  
綰不往以此見褒  
披惟知此義是以  
當獻惠時知有獻  
惠不知有文公及  
文公為君有難而  
即以告文公見之  
即免於難非賢者  
委身致生之義乎  
經世鈔引証功妙  
正是文公意中事  
陳傅良潛會傳見  
自齊桓之作諸侯  
特相會皆不書今  
按潛會不告不入  
例  
經世鈔紀綱之僕

乃如河上呂卻乃往秦伯誘而殺之秦穆公誘呂晉  
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之秦伯送衛於晉三千  
人秦以文公新有呂卻之難實紀綱之僕諸門戶僕  
秦卒共之附初晉侯之豎頭須豎左右小吏名守  
藏者也晉文公之守祭藏其出也當文公竊藏以逃盜  
藏之資而逃去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頭須盜  
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  
後能行盡用以求納之資以求納文公及入及文公  
求見頭須求見文公公辭焉文公辭以沐託以沐頭  
謂僕人頭須謂文公曰沐則心覆言沐則低頭而心必  
覆則圖反心謀畫既反覆則反覆音福下同心  
求見而居者為社稷之守言羣臣之居於國者所以  
不得見為君保守社稷守音狩  
又如行者為羈縻之僕其從行者則為其亦可也居  
行者皆可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國君而雙大夫以  
君之貴而懼者甚眾矣如此則負罪而畏懼者僕  
人以告僕人以其公遽見之文公聞其言當理忽遽  
所以能安眾附狄人歸季隗于晉文公奔狄所取  
而請其二子季隗所生二子伯儵叔文公妻趙衰文  
以女妻趙衰劉也請其進退之命生原同屏括樓嬰文公女姬氏生三子  
也妻去聲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  
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蓋趙衰在狄時娶叔隗生盾  
今請迎之子餘辭子餘辭肯迎叔隗及盾姬曰姬即趙得寵  
歸於晉

綱總其大紀理其  
細也  
同上玩文法當是  
文公出時而盜其  
在國之藏傳傳之  
言或傳之訛也  
穆文配頭須之事  
若如韓詩所云則  
罪不容誅如本傳  
所稱則功不可泯  
計其人亦寺人披  
之流也  
邱維屋頭須自稱  
居者則非從亾者  
矣  
王季重文公不雙  
寺人披之斬袪豎  
頭須之竊藏終免  
呂卻之難能弄小

三傳評林卷十三  
二十



怨而安眾此文公之美也

按王氏說應繁注小怨謂寺人披頭須二人

穆文應逆盾及母已為人情所難而子下其子身下其母古今讓德之風此能幾見哉姬之賢不在并幃列矣

經世鈔姬曰二語奔羣臣從去聲

魏死同上古大賢雖堯舜何以過此

同上不言錄三學畢竟介推難及處

觀介推不賞而無言者則姜氏不迎恐有是事

同上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然則二帝三王賞功之典皆貪天矣

孫鍾高論伊周所宋發然微嫌太深刻若以自責則可

太史公晉文賢伯也在外十九年最為困厄反國行賞忘介之推况驕主乎

李益翁文公反國

而忘舊得新寵而何以使人何以使人必逆之必迎

固請往堅請許之許之來叔隗與盾以盾為才以叔隗

生之子為有賢木固請文公以為嫡子以為衰之而使其

三子下之使已所生之三子同括嬰甲以叔隗為內

子卿之嫡妻為內子而已下之而非趙姬自甲下之皆

歸李隗遂終言叔隗○已音紀下同錄晉侯賞從亡者晉文公推賞

及文公賦祿亦推曰即介獻公之子九人言獻公凡

唯君在矣唯文公尚存其惠懷無親惠公懷公無

內棄之外之親鄰內之必將有主必將有君以上晉

祀者主晉國宗廟社稷之祭祀者非君而誰非君而誰悲屬之文公而誰屬

天實置之天實置立文而二三子以為己力而二三

臣乃以文公復國為己力所致不亦誣乎誣欺罔也不亦不亦

言人而盜竊猶謂之盜猶謂之盜猶且謂况貪天之功况貪天之功

况敢貪天以為己力所致其下義其罪其下義其罪

立君之功以為己力所致其下義其罪其下義其罪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所致其下義其罪其下義其罪

者反以為立君之義上賞其效者反以為立君之賞者反以為立君之賞

上下相蒙下不知其罪而義之是欺其上是欺其上難與處矣難與處矣

難與之共處於朝其母曰介推之蓋亦求之何不亦

以死誰懟不求而死將對曰介推尤而效之尤而效之

彼之貪天為過罪又甚焉知而故犯其罪且出

而又效之求賞罪又甚焉知而故犯其罪且出

而效之求賞罪又甚焉知而故犯其罪且出

而效之求賞罪又甚焉知而故犯其罪且出



之初從以諸臣駢首爭功推獨超然

處眾紛之外誠為難及雖然推尤諸

臣之賞功其言則又其言之所有發答則非也何者推若

果以從以之臣不當賞則狐趙與我其不當賞均也賞

者為濫則不賞者為當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我

也何為而怨何為而隱乎今既然文公之濫賞又咎文

言持借正義以洩私忿耳穆文惠介之推口

歸既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師伐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服罪於鄭師還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不食其食不當更食其其

母曰其母亦使知之若何雖不求賞亦使文

身之文也所以為身之文飾也

焉用文之安用以言辭而文

其母曰其母喜能如是乎果能如是

遂隱而死母子俱隱

晉侯求之文公見其

以志吾過以記吾推賞

且旌善人且表介推隱

鄭之入滑也入滑在滑人聽命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怨言且我既出怨言謂上

母曰其母亦使知之若何雖不求賞亦使文

身之文也所以為身之文飾也

焉用文之安用以言辭而文

其母曰其母喜能如是乎果能如是

遂隱而死母子俱隱

晉侯求之文公見其

以志吾過以記吾推賞

且旌善人且表介推隱

鄭之入滑也入滑在滑人聽命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之不功逃身終隱堵俞彌

足以消人望報之鄭大夫

心然文公始忘而終悔綿上為田志

過旌善行之亦可謂有禮

按帥師伐滑注堵俞彌上誤脫洩字

二十年注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

寇鄭大夫是必名寇字俞彌也洩堵

二十年注云洩堵連氏

孫鑄意用縱句在左文為小變便近

戰國其文機只在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之也二字上

不食其食不當更食其其

母曰其母亦使知之若何雖不求賞亦使文

身之文也所以為身之文飾也

焉用文之安用以言辭而文

其母曰其母喜能如是乎果能如是

遂隱而死母子俱隱

晉侯求之文公見其

以志吾過以記吾推賞

且旌善人且表介推隱

鄭之入滑也入滑在滑人聽命

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蔡邴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酈郇十六國郇音告雍去聲

酈音豐文之昭也皆文王之予所封國也文王於周

字邴晉應韓四國武之穆也武王予所封之國武

故曰武凡蔣邢茅胙祭六國周公之胤也胤

也周公別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召穆公名虎周卿士

兄弟道缺故召穆公思故糾合宗族于成周東都之地

收會宗族而作詩詩如下文六句乃小雅常棣詩此詩

為召穆公所作者蓋樂章久曰常棣之華常棣郁李花

鄂不韡韡花以覆鄂鄂以承花豈不韡韡然而有光

韡韡輝以喻兄弟和睦相承則強盛而有光輝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致韓韓之盛其四

同上閱狼戾也牆言在家內也

常棣之華兄弟閱于墻閱訟爭貌言兄弟在門墻

馨外禦其侮至於外侮之來必同如是此詩則兄

弟之道雖有小忿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不親親之美

德今天子今襄不忍小忿不忍鄭執王以棄鄭親使

伐鄭以棄兄其若之何其若天庸勳王功曰勳親親

親其兄弟親暱近於我者尊賢有賢材者德之大

者也此四事為即聾者聾人之耳聾從味從人之與頑

與人之用器用人之口器姦之大者也此四事是棄

德棄四者崇姦崇四者禍之大者也鄭有

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王又有厲宣之親

出奔虢鄭納之是其勳也

至陽明四德四姦之論雖甚其摠不若以萃夷大分陳之尤為正大汪道昆近接壤也言近當親之系鑿分別狄鄭



同上故字思前迹  
周意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棄嬖寵而用二良七年  
之子宜王之弟是周親也  
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華而用叔  
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是其尊賢也於諸姬為近居  
河洛比之姬姓諸侯去四德具矣言鄭備勲親賢近  
去周最近所當暱之四德不可棄耳  
不聽五聲之和為聾五聲官商角徵羽樂之正聲也  
其聾故有耳而不聽正聲之和諧是  
也辨正色之文章是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有得於已  
其昧也○別邊入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盡  
宜之謂義故有心而不法德義之經常是其頑也  
之謂忠誠實之謂信故有口而秋皆則之  
不談道忠信之言是其嚚也者為法則  
四姦具矣言秋皆備聾昧頑周之有懿德也當周公  
之德嚚美猶曰莫如兄弟作詩尚謂莫如兄弟之親故封建之故封建  
之德建同

汪道昆富辰之諫  
可謂激切王不能  
聽宜有子帶之禍  
呂祖謙襄王伐鄭  
富辰固諫之襄王  
召子帶富辰實導  
之能見狄之禍而  
不能見子帶之禍  
所以周人痛悔之  
也

諸侯列為其懷柔天下也以德懷撫柔順猶懼有外侮  
猶恐有橫扞禦侮者其可以同心并莫如親親兄弟  
逆之外侮扞禦外侮者故以親屏周故以同姓諸侯為召穆公亦云  
故曰亦云今周德既衰亦既衰微於是乎又渝周  
召公歌之周屏翰○屏上聲於是乎又欲伐鄭以以從諸姦從秋之諸奸無乃  
不可乎言棄鄭之德從秋民未忘禍莊十九年有子  
年子帶召狄故王又興之今又以秋伐鄭是襄其若  
言民未忘禍亂王自興狄人之禍文武何言將廢文王弗聽襄王不從使頹叔桃子出  
狄師使二子召狄人○夏狄伐鄭狄為周取櫟取鄭  
王德狄人襄王感狄將以其女為后將立狄女富辰



經世鈔報者以下  
八字悚然使人不  
敢輕於受恩而市  
井之情寫出如畫  
女德以下八字說  
盡古今婦人情狀  
穆文熙義王不納  
富辰之諫果以狄  
女致王子帶之難  
不有晉文孰其興  
陽樊之師哉  
孫應鰲報施德怨  
可鑒千古  
附見殺人取財曰  
淋極者謂中道也  
見方言

諫襄王曰不可言不可下立臣聞之以臣曰報者倦矣所聞

○施如字厭去聲又平狄固貪慄或狄之性本自貪慄王又啓無厭○慄力南反

怨無終終已遠之則怨狄必為患言狄貪女怨必為異日之患害王

又弗聽襄王又不從富辰之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王子帶食邑於甘故曰惠后將立之惠后欲使未及

而卒未及立子帶昭公奔齊子帶奔齊王復之王召隗氏襄王知之頹叔桃子曰二大夫出我實使狄實

叔以狄師攻王二子遂奉叔帶王御士將禦之王之遂奉大

及其女為后狄其怨我今廢狄女則狄將以遂奉大

御士十二人將為王襄王謂先后其謂我何先后

遂出襄王捨及坎飲周地○飲國人納之國人納襄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國人納王故王

大敗周師襄王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

王元美不聽富辰  
之諫而至師敗身  
出王實自取之也  
經世鈔東周之衰  
多有此種似是而  
非之理明惠宗于  
燕亦如是  
凌稚隆按富子論  
兄弟之常可爾乃  
大故謀奸王位召  
我以伐京師罪死  
毋赦彼其得容於  
齊以逃生則桓公  
管仲與有罪焉而  
富子不察區區憂  
兄弟不協為謀而  
召之歸卒致其罪

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鄭好聚鵠冠鵠鳥名

下音凡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叔帶以襄王廢鄭



必不可容而竟不  
免於死則曷若哉  
全之於外之為愈  
乎君子謂斯人知  
姑息之愛未知國  
之大體也

盜誘之子使盜誘  
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  
君子曰服之不衷  
其衷適也言衣服之不  
適也○衷音忠丁仲父

呂祖謙鄭世子華  
以賣國誅其弟子  
臧出奔宋竟坐鵠  
冠為鄭伯所殺怒  
在人而不在冠也  
嗚呼子臧附子華  
之邪終不能免其  
禍亦可畏哉

身之災也則災必  
及其身詩曰彼已  
之子彼所在之  
也○已不稱其服  
其德不足以稱是  
服也○稱去聲下同  
子臧之服不稱也  
夫無德以稱也詩  
曰又舉自貶伊感  
言其感憂其子臧  
之謂矣此詩之義  
夏書曰又舉地平  
大成

揚慎鵠冠微過也  
矧父與子豈不能  
正言以責哉而胡  
為推亦又胡為以  
盜誘也不道孰甚  
焉君子遂以服之

宋成公如楚  
宋成公往還朝楚  
人於鄭  
鄭伯將享之  
成設享燕之禮問  
禮於皇武子

不衷是譏謬矣  
孔之達子臧以子  
華故懼誅出奔即  
當深自斂藏不示  
人以異而乃好聚  
鵠冠教人以蹤跡  
之左氏只以服之  
不衷身之災也反  
覆詠嘆其意自見  
穆文熙子臧之服  
但宜論其非法不  
必論其稱否蓋既  
已附邪雖有法服  
亦宜誅也况非法  
乎非法之服又何  
以稱

宋之禮於鄭  
對曰皇武子  
宋先代之後也  
殷之於周  
為客禮待之  
天子有事  
宗廟之事  
膳焉  
膳肉之故賜之  
音煩有喪拜焉  
宋弔周喪王  
豐厚可也  
言天子  
尚尊敬

禮物事加禮也  
得尊先  
冬王使來告難  
襄王使人來  
魯吉大叔帶

之難去聲  
曰不穀不德  
襄王降名稱不穀  
得我無德之故  
得罪于母弟  
之寵子帶  
王引咎自責故云  
得罪于同母弟  
鄙在鄭  
地汜  
鄙野也言野處于  
鄭敢告叔父  
魯與周同姓  
故稱曰叔父臧

鄒守益地平天成  
之語於義迂而不  
屬左氏之引經大  
較牽合如此

文仲對使  
曰天子蒙塵于外  
謂之蒙塵敢不奔問  
官守  
不敢斥尊故言奔問  
王之官守音狩下同  
王使簡師父告于

左傳評林卷十三  
二十六



張天如冬王使來  
王資援於狄而反  
為狄所攻蒙塵在  
死蓋用異類以殘  
同氣未有不反罹  
其毒者  
補注辟母弟之難  
陳氏曰傳釋經不  
書王子帶  
附見曰出居譏王  
之避母弟之難也  
楊慎邢之伐衛衛  
當自反其致兵之  
故乃用禮至之謀  
誘其守而殺之又  
因而滅其國衛之  
罪不容誅矣

晉告晉使左鄆父告于秦告秦天子無出莫非王土  
故無書曰天王出居于鄭天子凶服天子凶服素降名稱不  
即叔帶言王自出以避天子凶服天子凶服素降名稱不  
母弟之難也○辟音避  
穀禮也得恐懼脩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  
省視官具于汜三子鄭大夫與鄭文公省視而後聽  
其私政而後聽鄭國禮也得先君後附錄衛人將伐  
邢衛自十九年伐邢病邢禮至曰禮至衛不得其守  
也言不得其守臣國不可得也邢國不可我請昆弟  
仕焉我請為衛間謀先以兄弟往邢乃往禮至兄弟  
得仕果得仕事為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左傳句讀直解  
明年滅邢傳卷之十三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雅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子父輯著

僖經一十五年  
凌雅隆諸侯不書

名衛侯書名左氏  
以為滅同姓而胡  
傳因之則晉之滅  
虞滅虢亦同姓也  
以璧馬假道亦二  
禮之詐也而或為  
或不雖強為之說  
終不得其義宋子  
云經文只隔夏四  
月癸酉一包便書  
衛侯燬卒恐因是  
而傳寫之誤亦未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四

魯僖公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二十有五年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文公卒子○宋蕩伯姬來逆

婦蕩氏妻自為其子逆婦○宋殺其大夫無傳其

奔楚圍陳以納頓子○葬衛文公無傳○冬十有二月

癸亥公會衛子苜慶盟于洮洮魯地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衛以禮至兄弟二禮從國



可知當後朱子  
王元杰衛侯忘同  
姓之恩絕先代之  
祀惡之大者也經  
書正月滅刑四月  
衛侯燬卒則知天  
道禍淫之理明矣  
增補合注姑自為  
子來逆婦而公主  
大夫之昏皆非禮  
也兩譏之  
陸淳穀梁云納頗  
子者陳也案經文  
楚自納之何關陳  
重  
傳說彙纂經凡書  
盟者惡之況衛子  
居喪出盟莒慶又  
以大夫盟諸侯而  
趙鵬飛獨以為子

子廵城二禮禮至兄弟也從掖以赴外手掖國子殺  
之殺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果如禮至之言得同  
姓也邢衛同故名以滅同姓禮至為銘禮至自銘曰  
余掖殺國子言我手掖而殺國子莫余敢止莫我敢止言其勇  
不知取詐以滅同姓附錄秦伯師于河上秦穆公出  
而又銘其功於器師于河上  
將納王將納狐偃言於晉侯子犯進言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言求諸侯之道莫諸侯信之可以取信且太  
義也削平僭叛興復王繼文之業晉文侯仇為平王  
納王可以繼而信宜於諸侯宜布於諸侯今為可  
矣今機會為使卜偃卜之使卜偃以龜卜其吉凶曰  
可乘矣

釋怨豈以內不諱  
公而苦慶書名經  
固無惡於洮之盟  
邪故今從趙說  
傳二十五年  
補注同姓也故名  
三傳皆同此說學  
者疑之黃先生曰  
凡蔣邢茅昨祭周  
公之胤也今邢為  
衛所滅矣邢與魯  
同出自周公故書  
曰衛侯燬滅邢雖  
罪衛侯而實擊於  
魯也  
王元美禮至用詐  
戕人因以滅國其  
罪大矣不以為耻  
而反銘其功以章  
示後世令孝子慈

吉卜偃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昔黃帝與神農之  
之野勝之卜得此兆今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  
文公遇之故以為吉當此兆故對曰卜偃周禮未改言周禮雖衰其禮今  
日不堪對曰答曰周禮未改言周禮雖衰其禮今  
之玉今之古之帝也古之黃帝也言周上公曰筮之  
文公又使筮之上偃又以遇大有三遇公用享于天  
三三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  
子之卦也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  
戰克而王饗此言卜筮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享吉  
孰大焉孰有時義推之吉且是卦也方更揔言二卦之  
天為澤以當日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  
離為日日之在天無曜在澤是天為



孫得無有汗顏耶澤以當天子降心以逆公天子在上說心在下不亦

可乎不亦可以當大有去睽而復言去睽卦還亦其

所也亦有天子降心之象蓋乾尊晉侯辭秦師而下

晉文辭讓秦師使還獨以三月甲辰次于陽樊晉師

陽樊周地右師圍温子帶在温故左師逆王襄王居汜故

錄附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晉納襄王于成周取大叔于

温于温邑殺之于隰城殺子帶于隰城戊午晉侯

朝王襄王復位晉文王饗醴襄王以享禮待命之宥

以宥助其歡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

擬於王者弗許襄王曰襄王王章也音顯王者未有

代德言周德雖衰而有二王而晉欲擬天子亦

叔父之所惡也此言天下而有一王不惟諸侯惡與

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此襄王不許晉隧葬而割周

晉於是始啓南陽晉於是始開南陽之疆上四

陽樊不服陽樊之民不肯圍之討其不服蒼葛呼蒼

威四夷亦惟刑之善者宜吾不敢服也言晉不尚德

敢服晉此誰非王之親姻凡居此地者誰非其俘

之也若何執拘乃出其民晉聞蒼葛之言知不可強

而秋秦晉伐郟郟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楚

已後遷於南郡郟縣○郟音若

繁簡各具法

經世鈔且大義也  
得句固然先說求  
諸侯二字後方說  
且大義二字晉君  
臣本末盡見  
張半卷晉文與勤  
王之師歸天子而  
誅罪人功於是乎  
偉矣惜其不以大  
義自裁而一聽於  
上箴也脫占而不  
從庸遂已乎此見  
周之衰而君臣之  
倫斃矣  
汪道昆諸侯對王  
事在不疑何卜之  
有脫下之不吉庸  
遂已乎

王元美晉侯稍效  
薄勞節為請隧則  
此勤王非方伯事  
哉周室雖衰而此  
弗許之辭亦覺魂  
壯  
王荆石國語所載  
請隧事更覺綸麗  
神采  
穆文熙晉文右師  
圍温左師逆王名  
義赫然何必減於  
湯武惜哉其請隧  
矣  
經世鈔王章也與  
孔子惜繁縷同  
孫鑣此只三句以  
視國語四十餘句  
繁簡各具法



增補合注 中國有禮義當以德柔之夷狄無簞耻故以刑而威之今我乃中國也而以待夷狄者待我故不敢服

經世鈔秦人過析何所以二公子不知所謂潛軍也故既降商密而復之析又得以獲二公子前後皆潛師不令知耳楊慎楚伏兵以傾秦而反為秦所陷春秋時詐謀多此類經世鈔楚追秦師

不及師無虛出故為顛圍陳時陳人逐項子故楚納之

關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關克申公子儀也

也商密都別邑二子秦人過析隈隈隱蔽之地析楚

秦以師過析不攻而往入而繫輿人入隱處繫縛

以圍商密縛輿人以圍商密者詐為克析得其俘囚昏而傳焉昏而傳其

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子儀子邊即關克屈禦寇商密

人懼商密人見縛析囚曰秦取析矣見縛囚故戍人

反矣見盟徵故疑乃降秦師乃以商密降于秦秦

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楚

令尹子玉追秦師秦不復言晉者秦為兵主弗及秦師已遠遂圍

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圍陳○錄冬晉侯圍原原亦如

命去之三日期滿故命謀出間謀自原出原將降

矣言原且軍吏曰軍吏之受命撤請待之請少待公

曰文公謂信誠慤國之寶也國家以民之所庇也民

信不立故以得原失信言我命三日降原復少待之

何以庇之無信何所亡滋多得原所得少退一舍而

原降退三十里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趙衰

為原大夫使趙衰為原邑狐溱為温大夫秦狐毛之

大夫○秦衛人平莒于我莒以元年酈之役怨十

側中反

五傳平水卷十四

八四



二月盟于洮魯衛莒三國為盟脩衛文公之好魯平莒未及

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且及莒平也且及莒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勃鞞即寺人披晉文公以

守音狩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徑猶行也

也言趙衰昔者以壺承飧從文餒而弗食趙衰雖飢

公於行役發音孫從去聲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

不忘君也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經二十有六年丁亥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

速盟于向向莒地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

及齊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自隱以夏齊人伐我北鄙來以兵加我君大夫將皆書

宋圍緡宋邑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齊邑傳例凡師

伐齊夷狄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始此內乞師不書書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冬楚人伐

宋圍緡宋邑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齊邑傳例凡師

公至自伐齊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

甯莊子甯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洮盟在前年

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侵魯討魯與衛莒

孝公伐北鄙齊復衛人伐齊衛救魯洮之盟故也為

盟之公使展喜犒師公使大夫展喜迎犒音靠使受命于展

張洽齊侯春秋以

柳宗元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伯功致命諸侯不宣謀及媒近以承王命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賦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乎

鍾伯敬忠臣之職承奉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存引入才則非其職矣然晉侯亦不宣謀及媒近使之中抑人才也柳宗元守原

議其意最盡增補合注傳遜云從即公矣當從字句徑餘途中饑也經世鈔衰自有可用處以壺飧用衰亦一端耳有如此忠信却不可守原不如如此忠信却可守原者

傳經二十六年吳徵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也趙匡寇至不知道而不及言內之無警戒



其爭盟而侵伐亟  
舉故人之

趙匡天子在上而  
諸侯自相請師非  
禮也

傳說彙纂楚滅河  
姓經不書名者蓋  
欲削其爵故不得  
而名之也穀梁以  
為不日微國也非  
也赴告關爾

其徵公不用魯師  
而用楚師雖能取  
齊之邑而辱國莫  
大焉將以刷西鄙  
北鄙之耻而適所  
以其耻也

傳二十六年  
張天如洮向二盟  
魯乃黨衛於齊何

與而連興侵伐之  
師非義甚矣其致  
衛之伐與魯之伐  
皆自取也  
王元美魯人知柳  
下惠之賢而不能  
用齊師壓境始使  
展喜受命焉如其  
言果退齊師矣而  
魯乞師於楚是魯  
以先王之命規齊  
而又自犯先王之  
命也  
汪道昆齊師壓境  
左使受命於賢亦  
已晚矣况借重其  
言而不能顯用其  
身此所以未予有  
竊位之譏也  
孫鑣國語罄作罄

禽使展喜受勞師之齊侯未入竟齊孝公未入魯展

喜從之展喜往從齊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言我君

犒執事言勞執事齊侯曰孝公問魯人恐乎言魯人

對曰展喜小人恐矣言小人無知君子則否其君

齊侯曰室如縣罄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

對曰恃先王之命言魯之所恃者以有昔周公大

公股肱周室周公魯之祖大公齊之祖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成王嘉二公之功而而賜

之盟賜二公曰世世子孫言齊魯二國無相害也無

相為患害此二載在盟府載於盟書而藏大師職之

句乃載書之辭載於盟書而藏大師職之

大為大帥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桓公承齊之

率列國而謀其不協有不和協者則彌縫其闕彌縫

之闕而匡救其災匡正也正救昭舊職也言桓公所

者昭明大公及君即位諸侯之望諸侯之有

曰其率桓之功言孝公庶幾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我魯國用此舊盟曰豈其嗣世九年魯人皆曰孝公

而秉命廢職而肯秉先王之其若先君何其將如

公桓君必不然此知齊必不肯伐恃此以不恐魯之

公何

孫鑣國語罄作罄



言魯府藏空虛但恃此故齊師乃還

齊孝公聞言○東門襄仲滅文仲

近是伯玉謂是神品亦未敢謂然

如楚乞師襄仲即公子遂居滅孫見子玉

經世鈔引先王命甚嚴正却叔得通家親親得婦

而道之伐齊宋○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孫應齋恃命一言孝公豈能上倍其君遠違其祖

楚人讓之○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穆文熙先王成命桓公伯畧遺冷聽者感動鼓舞不待辭說之畢矣

鬼神弗救而自竄于也○摯音至

林西仲不言魯無以保聚反謂魯不敢保聚不齊肆其毒害反謂齊必不加害如此則是魯之士馬本無藉

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

善於晉侯也

宋以其帥師滅夔

子飽騰迎敵又何待以縣聲青州為

為平至是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糒

多回護宜其動聽還師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王百穀夔子之答楚問正也其激怒

能左右之曰以

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

易牙奉之以為魯援

胡寧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

申公叔侯戍之

唐爵固不能亢宗而晉其先人者所在多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十四

復以先王之命為問其何辭以對趙伯適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能左右之何不以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也

皆奔楚為大夫言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晉惠公之亂也





